

年

卷

第

6

第

5

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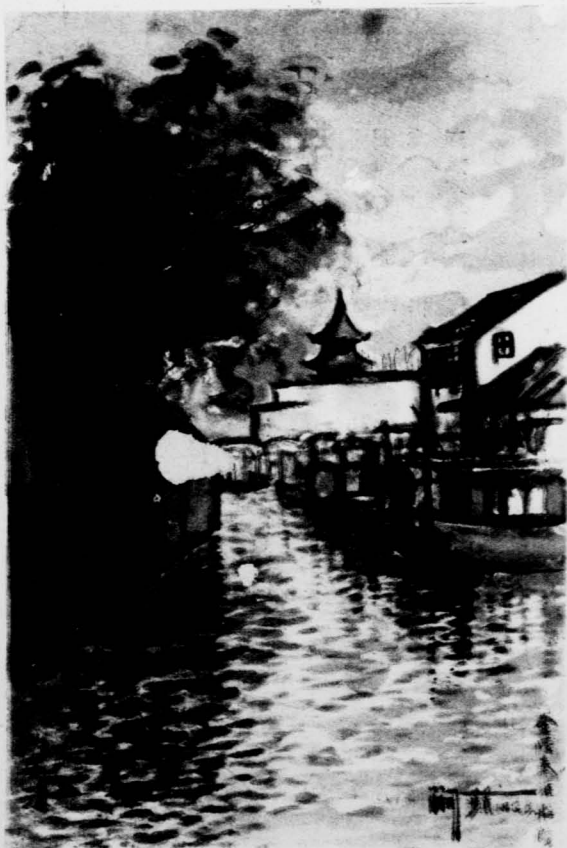
水說世界

期五第 卷六第

THE STORY WORLD

Vol. VI No. 5

中華郵務局特准掛號認爲立券之報紙



商務印書館發行

COMMERCIAL PRESS, LTD.

著名經濟

工業政策

日本關一博士著

邵陽馬凌甫譯

關一博士之工業政策爲日本三大經濟名著之一茲由陝西省議會議長馬凌甫先生譯爲中文以餉學者全書分上下二卷凡五十三萬言上卷計十一章詳言工業組織及振興之方法下卷計十章專述解決勞働問題之設施其主張既適於吾國現况又與社會主義之精神不相背有志實業者固可藉作先河之導即提倡政治改造者亦可取爲進行之途至於本書理論之透澈譯筆之信達爲近世所希有誠人人必讀之書也

商務印書館發行

▲全書二冊計八百頁

▲定價四元(郵費加一)

▲特價三元

▲陽曆五月底截止



胡寄塵先生

寄塵先生歷任滬上各大學之文學教授詩文研究極有心得著述極富近年喜食素食兼食雞蛋牛奶先生極清癯然精神極旺上圖爲其每晨操演棍棒之攝影近年內遷居多次蓋避鄰居之囂嚷也





二
妹 弱

三

小 說 世 界

育文齋藏書

目 錄

▲封面題名「金陵船舫」▼

第 五 期

第 六 卷

侮辱……………小 圃
補救……………胡寄塵

迴文詩

曹蘊璠

歐洲最近文藝思潮……………憶秋生

鏡之罪……………犀 提

兩個繩圈

胡文煒

紅鑽石……………南海馮六

讀了浙西風俗誌奇……………徐寶山

小孩子的問答……………秋 鳳

清名畫家軼要

楓 江

戀愛問題……………龍游丘

野人記……………曹梁廈

純飛館筆記

徐 珂

人生的歸宿……………錢唐邨

弗魯亞爾家庭記……………江顯之

遼陽

金應山君



此二君在東三省居住乃由韋廉士大醫生紅色補丸治愈者

吉林

李瑞山君



金君曾患神經衰殘心力交瘁健忘等症

金君歷止係前清歲貢生充清真小學校校長民國八年奉天全省菸酒事務局辦事員於九年充遼陽地方廳登記事務員之職現均告退惟其身體強健曾受惠於韋廉士大醫生紅色補丸茲特仰頌功效如左云

鄙人屬身教育日事勞苦頻年患腦病神經衰殘心力交瘁且善健忘等症身軀雖不甚衰弱而猶不安寐精神疲倦屢經醫治均不見佳近日旋里至永春堂與喬君松岩譚及此症非紅色補丸不可蒙醫士賞給數粒服之服後神效異常精神頓爽以復原狀隨購四瓶大見功效諸病全愈特此仰頌韋廉士之大功也同病者盍急服之鄙人受益良深未敢緘默爰贅數語藉鳴謝悃

李君之症乃是吐血氣弱身虛

李君瑞山前在吉省所屬伊雙各縣歷充警官等差現已告退居住吉林白旗堆子其來書云鄙人自幼年身體微弱得有虛症吐血諸恙服用中藥十數年毫無功效兼費鉅資鄙人以後遇有友人馬君介紹談及貴局所製售之紅色補丸常服者無不藥到病除立見神效鄙人遂親赴就近之五洲藥房購服五瓶每日服用途漸見愈俟後繼接又購半打服之更見奇功鄙人於前年起服迄今三載仍然按日服用所患之症完全除却想貴局所製之藥品真有起死回生之功令人欽佩言不虛謬鄙人感激之至特此致函敬謝

在夏令數月韋廉士大醫生紅色補丸更爲男女之至寶因其有補血生血之奇功能使胃經強健消化有力使腦筋強壯則週身各部有力百病莫侵誠係疾病之保障也此丸凡經售西藥者均有出售或直向上海江西路六十號韋廉士醫生藥局函購每一瓶大洋一元五角每六瓶大洋八元郵力在內



侮辱

日本國木田獨步著

小圃譯

離東京市，約數英里，有某中學校。這個學校，與東京市之間，有一段鐵路，終日火車往來。爲優待學生，另賣一種減費車票。名爲減費，因爲減的成數太多，直無異於免費。

因此附近鄉村的學生，每日上學，莫不利用這價廉的火車。這個學校的幾個英文教員，是美國人，全住在東京。永遠是乘火車到學校來；教員中有在東京住家的，每星期回家兩次，也是利用這火車的便利；有一位木谷先生，是洋畫教員，也是家住東京，每星期乘火車回家兩次。某年十月間的一個星期日，這個學校開講演會，請定三位講員。這三位講員中，有一位是矢島先生，他是一位文學家。大衆都以爲這位矢島先生，是木谷先生請來的；其實

不是木谷特意請來的，却是矢島聽說這個學校有講演會，自己向木谷說，願加入講員中的。前兩位講員講演完了以後，矢島便上了講台了。

「諸君哪！我雖然講演，但是我沒有口才，又沒有學問，簡直的是目不識丁。剛纔兩位講員，講的是理化學上的重要問題。像那樣本輕利大的買賣，我可不會做；（矢島說到此處，剛纔的兩位講員，全向他臉上望着；但是他依舊坦然無事似的。）我祇能把我眼有所見而心有所感的一件事，說一說！

我先和諸君言明！諸君中間，若有覺着我講的沒有趣味的，請乘早兒退席！此刻若不退席，便須聽我講演完

舉在我講演中間，若有起離座位的，我便認他是有意侮辱我！（他安安靜靜的，把水傾在玻璃杯裏，一口飲乾。）

那麼，我就要講啦！但是講着稍覺困難。（他一邊講着，一邊伸手到衣袋裏摸了半天。）偏偏把講演的稿子丟掉了。（學生全都竊笑，剛纔的兩位講員，臉上也帶着譏笑的樣子。木谷先生心裏很替他着急，便要從椅子上起來，但又不敢起來，祇起了一半。）這是我粗心，原來我的稿子，起初就沒拿來。（學生更笑了。）我的稿子在腹中藏着呢！藏在腹中，比寫在紙上好！寫在紙上，若是看不見一個字，反倒辭窮了。

諸君！我此刻就要把腹中的稿子，繳出來了！

我在小的時候，最歡喜釣魚，直到現在，這種嗜好，也沒去掉。今年六月初間，我到貴校附近的一道河上釣魚來了。我到這個河上釣魚，本是初次，一切情形，全不瞭然。我呆呆的坐在河岸的石頭上，觀看四面的風景。正在這個當兒，從上流那邊，順着河岸，來了一個人。及至走過來，

我仔細一看，原來是我一個熟識的朋友，他是一位洋畫家，穿着很不漂亮的日本衣服，滿臉的鬚鬚，亂蓬蓬的。

「你到此處，是為寫生來的罷？」我這樣問他。

「不是的！」他說了這一句，他的嘴動了半天，他的眼睛又一開一合的顫了半天，以下的話，總不能立刻說出來。這是他的毛病，向來是如此的。

「我是到此地中學校來的。」

我一聽他的話，便知道他必是在此地中學校當洋畫教員了。

「從東京來的麼？」

「每三天，往東京回家一次。」

接着便閒談起來了。談了約有一個鐘頭，那位洋畫家便走了。恰巧今天是他回東京的日子，所以在他臨走的時候，我和他約定，乘午後四點鐘的火車，一同回東京。

我今天釣魚，可是大失敗了。

既約定乘四點鐘的火車，我恐怕誤了鐘點，急急忙

忙的向火車站去了。

我在途中，見着好幾位像諸君這樣的學生，全是用兩隻胳膊，大搖大擺的走路，像是用胳膊走路似的。我看見這種樣子，心中便想：用胳膊行路，雖然無害於衛生，也與國家之存亡無關，然何必一定用胳膊行路呢？不這樣行路，怎麼能顯出高傲來呢？那拘拘謹謹的，老老實實的，全不夠氣派呀！這是本來癡傻，要顯出聰明來，本來膽小，要顯出威武來；用胳膊行路，必然是爲這個喲！

我到了火車站，那位洋畫家，正等着我呢。他雖然換了一身洋服，但是極陳舊的。白領子，白袖子，全都成灰色的了。最惹人注目的，是那件破爛的襯衣，從曲折的領子裏，硬努出來，實在難看。此人的衣飾，不但此時是這個樣，不論何時，永遠是這個樣。

不大的工夫，我們兩個人便上了火車了。同車的，有教外國語的西洋教員，還有一羣學生，七八個人，也上了車了。這些學生一上車，便用那輕狂的樣子，操着不合文

法的英國語，和那西洋教員談話。這種神情，最是討厭，便惹得我不能不在他們身上注意了。這些學生，初上車的時候，還不知道這位洋畫教員也在車上。過了一會兒，有一個學生，偶然一回頭，便看見這位洋畫教員了。他既然看見，立刻用胳膊把身旁的一個學生，拐了一下子。這被拐的學生，受了這種默示，也回過頭去，向後邊看。於是他們兩個人，用很小的聲音，也不知說了些甚麼話。他們一邊說着，一邊用胳膊又拐旁的學生。立刻三四個學生，全回過頭去，向後邊看。他們向後邊看完了，同時又對看了一眼，臉上全帶着一種異樣的笑容。這種現象，那教外國語的西洋教員，雖不甚注意；但是同我談話的那位洋畫教員，可注意了，我見他面上現出一種羞愧可悲的容顏來。我和這位洋畫教員，相交甚久，從來沒看見過他這種容顏。這樣的容顏，實在是可憐的很哪！

我見了這種事，立刻引起一種說不出來的憤怒。我恨不得把這些學生，一個一個的，全拋擲在窗戶外邊去！

諸君！諸君對於這件事，應當有甚麼樣的感想呢？不錯的！這位洋畫教員的風采，誠然不高明。他雖是一個不合時不漂亮的人，但他的心地，全部純潔而且透明，一點污垢也沒有。對於這種人而加以輕蔑侮辱，這是高尚善良學生所應做的事嗎？

然我現在想對諸君說的，非僅此簡單的倫理問題，乃是倫理問題的根本問題！試問對於洋畫教員那樣的人，而加以侮辱，是善呢？是惡呢？在答這問題之前，應當先學着承認性格之美！更應知道對於性格的同情！若在這些緊要的事上，模模糊糊的，僅僅在倫理講義上，聽些善咧惡咧的話，那就無怪乎有侮辱洋畫教員的中學學生

出現了。據我看那位洋畫教員，風采誠然不高明，衣飾誠然不漂亮，並且他的容顏，像一個污穢的老翁。但這些個，我以爲全是他的長處，不是他的短處。由他那粗糙的外表上，正可以想見其心地之單純而且善良。在這些緊要的事上，一點不用心，便是無知。若祇見外表，便侮辱師長，那是何等卑劣而且愚鈍的根性啊！若諸君中間，有一個是這樣的少年，便是全體的奇恥大辱！

講演會散會以後，矢島先生剛到火車站，那位洋畫教員木谷先生，便追着送他來了。那火車一開動，祇見木谷的嘴顫動着說不出甚麼話來，他的眼眶裏，却飽含着熱淚。

(完)

醉花留月映波清

曹蘊璽

迴文

輕輕柳絮拂窗紗。韻入晴湍碧映華。清夢繞花飛送月。素心期月醉邀花。盈盈綠水春容淡。靄靄青山晚照斜。英落半階空惜玉。情留眼角鬢堆鴉。



補救 (故事詩)

胡寄塵

(一)

張老頭兒，

垂頭喪氣的回來；

話也不說，只長歎一聲「唉！」

他老婆問他甚麼事。

他說：「這怪我自己不該！」

五千元被惡友騙去了，

還有甚麼可說來！」

(二)

他損失了五千元，

他那裏甘心！

日夜想補救的方法，

他的心思實在深！

(三)

又一天，張老頭兒，

笑嘻嘻的回來；

大約他補救已成功了；
他的老婆，也把笑顏開。
問他是甚麼事。

他說：「今天發了財。

遇著一位鄉下老，

撈了五千元回來！

將此補彼，

謝謝天老爺的栽培！」

(四)

老張還是個老張，

五千元沒有少，也沒有多，

可憐那鄉下老哭得淚巴巴，

却是那惡友喜得笑呵呵。

這是老張補救的方法，

我却不知道這算甚麼！

(完)

迴文詩

曹 蘊 璽

月輪斜照合歡情

情深得見寫容瓊。曲罷人歸夜掩扉。聲弄竹風清透枕。影移蕉月碧侵幃。輕
輕囑語低合袂。嫩嬾春眠未解衣。卿愛軟綃紅襯玉。櫻唇濕露澱香微。

什麼叫做

三菩薩？

郭秉文博士說：「到南洋去演說，非常困難，有什麼三菩薩的名號。這三菩薩是什麼呢？就是演說壇上往往立着三個人：一個是演說的，一是繙福建話的，一是繙廣東話的。可見語言不通，真是困難！」

學習國語便可

打破言語不通的困難

請即日加入本社

國語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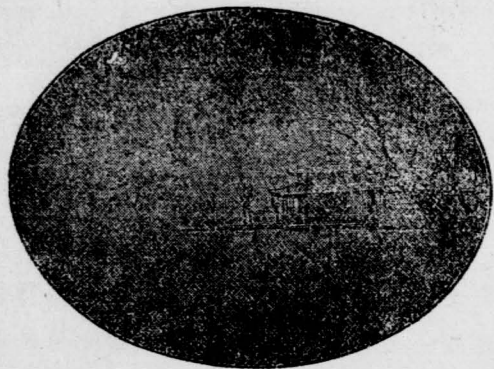
能於最短期間，習得國語上的智識和技能。

◀ 簡章承索即寄 ▶

上海商務印書館函授學社啟

愛西湖者注意

杭州的西湖是我國第一名勝山明水秀風景入畫不要說遊玩過的人說他有許多美景贊不絕口就是沒有遊玩過的一談及西湖兩字彷彿有絕妙一幅山水圖映在眼前可知西湖風景實在與尋常山水不同所以能引起人神遊的



感覺我前年曾到西湖遊玩一次雖有友人同往却是人地生疏如擡木鐘一般東撞西撞覺西湖風景雖然妙極然而不知道他的歷史沿革及名人事蹟終有些不滿意去秋獨自一人帶了一本**商務印書館出版的西湖遊覽指南**先在火車中翻閱了一遍西湖

情狀已瞭如指掌因為此書於遊覽途徑名勝

歷史大半附以圖畫詳為說明甚至旅中食宿

遊玩資費亦查明確指導再三此次到西湖遊玩

幸虧帶了這書非特興趣倍增而且得益不少回想到前年

遊玩命搖船的人引路到了一處他講的名勝事蹟捕風捉影信口開河

真是笑話我遊玩完畢將動身時候又到幾家著名店舖購些物品預備

贈送親友杭州地方我本來不甚熟悉因見了西湖遊覽指南上所登

各號廣告所以購物非常便利可見商業競爭

廣告很有效力我又想起杭州扇子是甚出名的就到清河坊商務印書分館購了些

名人書畫紈摺扇及西湖風景畫西湖風景明信片教育玩具等然後與西湖告別這西湖也遠遠的露着一泓秋水送我此番遊玩真算是平生最愉快的了

歐洲最近文藝思潮 (續)

憶秋生譯

五 積極的現實主義之主張

現實主義的目的，是在將本來面目的人生自然，一點不修飾，一點不虛偽，一點不偏倚地赤裸裸如實的描寫了出來。能够這麼實現，便是完全達到現實主義的目的了。可是我們在此，又不能不再進一步來考查一下：爲什麼一定要將人生自然，不飾不偽，赤裸裸地描寫出來呢？

其最大的動機，便是在使讀者和當面的現實人生赤裸裸的正體相面接，而去批判，研究這種不平，不正，束縛最多的人生，加以改造；消極的，便是使人生了對現在生活的反抗，積極的，便是使人起建設創造新生活，新社會的痛感。行之於個人方面，便成了自己改造的藝術；行之於社會方面，便是社會改造的藝術。所謂有意義的藝術，高

遠的藝術，到了這一步，便非是可以搖動個人生活的根據；使社會生活的現狀起了波瀾的東西不可了。這種的說法，便是現實主義積極的主張，現實主義的根本精神。而能夠明白地把這個精神，主張表現出來的，要算俄國文學。

俄國的現實主義文學，一般都認爲是社會的，功利的，道德的。可是俄國文學，雖是附有這種色彩。而藝術上的價值，決不會因此而減。在俄國文學裏雖愛描寫實際問題，如政治上的問題，道德上的問題，社會上的問題等等，但是並沒有帶上一點政治學，倫理學，社會學的色彩，從頭至尾都是極力藝術地描寫。關於俄國現實主義文學的特色，在 Origin 的「俄國文學指南」"Guide to

Russian Literature 裏說得很詳細。以下試簡單述之：俄國的文學，就中尤其是現實主義的文學，第一便是由貴族地主所產的。現實主義的大家如 Gontcharov (1812—1891), Aksakov (1791—1869), Turgenyev (1818—1883), Tolstoi (1828—1910) 等都是生自地主或者貴族之門；呼吸過舊家傳統的空氣，受過貴族學校的教育。他們雖往來過村落，田舍的街道，可是沒有見過大都市；因此之故，農夫野老的事情，倒很熟悉，而市民的問題，却惹不起興味；在他們的眼光看來，俄羅斯不過是一村落，換言之俄國國民即是農民而已。

新之味，生氣勃勃，為貴族作家所不能見的，然而講到魅力這一點，明晰這一點，巧妙地運用主題這一點，藝術的均整這一點來，便就不能不讓貴族作家出一頭地了。一八六一年政府下了奴隸解放的命令，俄國人們的生活也就隨之大變，可是在文學上占優勢的，仍然是貴族。

到了一八三〇年有一位無產貴族 Naznotchinetz，鑽進文學裏來。在此前，貴族以外的人們，到文學領土來的很少很少。當時最有名的文人，不過如詩人中 Koltsov, Nekulin，作家中 Rechennikov 而已。可是生活漸漸進步，教育漸次發達，無特權階級的作家便也漸次就出現了。這些新出來的作家，手法上很有一種大膽清

這個時代的俄國文學，不外即是社會的及政治的運動之變形。俄國的智識階級，和西歐的世界的思想，實際運動等都是相通的，並且也互相共鳴，然而因為官權的壓制，總不能夠把觀念變成實行。一八七〇至一八八〇年間也出了些沒命地要想弄成實行的革命家，他們為此流了熱血和淚，最後還是舊制度打了勝仗，一個個都作了犧牲者了。可是這一種人，也沒有幾個，大多數的人們，無寧是想築空中樓閣。換句話說，知識階級的人們，都在他們的著作裏，過了假想的生活。他們因為自己的思想既不能變成實行，只好移到藝術的世界裏去，至少也獲到一點的慰安。在他們看起來，藝術的世界，便是他們

唯一的隱退所。只有在這個世界裏，也只有借這個世界，他們纔能够找着抱同樣思想的人們，互相藉慰。因此之故，俄國文學，決不僅是以娛樂爲目的，決不僅是人生之藝術的反射鏡而已。乃是由國民中最優秀的人們的創造力所發見建設的事業的唯一之領土。政黨和文學上的流派相一致者，也是爲這個原故。四〇—五〇年代的司拉夫黨 (Slavophil) 和西歐黨 (Westerners) 政見上完全是反對的。其後 Narodniki 派和 Marxist 的對立，便是一例。使這兩個黨派分離的原因，便是兩者對於俄國經濟的將來，雙方觀察的不同。Narodniki 派認產業主義 (industrialism) 爲和俄國經濟生活不兩立的外國發生體。主張土地共有制，纔是更要完善的社會秩序的種子。在他們眼光裏的農民，乃是社會主義思想半意識的支持者。因此之故 Narodniki 黨，常是農民生活，農民習慣，農民 Ideology 的尊崇者。

可是 Marxist 却又反對地，認定俄國的產業主義化，

乃是必然的趨勢。因此在他們眼裏看來，村落乃是舊偏見和社會的反動之巢窟。Marxist 把將來革命的勢力的重心，放在產業勞動者的身上。可是這種傾向，和當時文學都沒有什麼直接的交涉。而此時的 Narodniki 黨的理想，希望，要求，也只是僅能表現在文學中。一八七〇年之始，曾有幾個熱心家，想藉社會宣傳和農民接近；然而不久即遭了禁錮。因此 Narodniki 除了研究農民的生活，和在文藝裏做理想將來的夢而外，也再沒有其他方法了。

文學乃是俄國國民唯一的避難所，只有在這裏面，纔可以防一切的停滯。因此當時的精神上的指導者，都去拼命從事文學與文學批評，以求實現他們的理想。

我們和在俄國慘酷生活中一種特異的階級很相似。因爲我們看了這些人們生活的描寫，能使我們社會的本能得滿足；我們談論着文學中所現的 Narodniki，社會主義者，官僚政治家，資本主義者，勞動者，種種不同

的型態，也能使我們政治上的希望要求滿足。因此，讀G.

I. Uspensky (1843—1902) 或者 V. Veresayev (1867—) 最近的短篇記事，Korolenko (1853—) 的小說，P. Yakubovitch (1860—1911) 的詩，已差不多成了知識階級的人們應有的公民義務了。因為有了這種種原故，所以文學者纔熱心地將人們社會生活中有味的事件描寫出來；也因為這個原故，他們纔常常留意去聽人們發出來的微弱的呼聲。

文學在這個時期，乃是一很重要的職務；差不多是公民應盡的義務。小說作家，決不是因為談小說而作小說。文學的目的，決不是拿來當作娛樂；乃是為要啓發社會，人類，個人一生涯中最緊要的時刻。作家便是人們的朋友，人們的教師，人們的指導者。所謂作家，不待說須要具有天才，因為沒有天才，便不能使讀者得深刻的印象。然而單只有天才，也不成功。一般認定作者於下列三者之中，須能盡其一。即是：一、描寫社會的不正，和指出更要完

善的社會的理想，以增加人們社會的像想力；這種理想本來是未見得都是明瞭的，但是也不妨事。——從社會的見地上，描寫家庭生活，性的關係，父子關係等都屬於此項。——二、描寫心理的問題，心的煩悶哲學上，心理上，宗教上，美術上的問題，使讀者高尚純潔其精神生活。三、描寫為一般公家所不週知的社會現象，例如：西比利亞鑛工的生活，航海者的生活，漁夫的生活，僻地半開化人們的生活，和國教離異的異教徒的生活等，使國民熟悉理解自己的祖國情形。這等等的描寫，或者不是理想所能使之活現也不可，然而於俄國知識階級的生活上，不算無益。在當時的作品，若是沒有做到這三者中之一，就沒有一看的價值。本來文學乃是使人們的靈魂和衷，常常都是注意着生存上最大問題的手段。因此之故，俄國的作家在他的時代裏，處於最尊崇的地位。作家，常人對於文學的態度，都非常嚴肅，差不多已除廢了娛樂的目的。本來文學或許能與人以大痛苦，大快樂也不可

知；然而僅足與人以快樂，決不是文學真正的目的。俄國的現實主義文學，在這一點上，確係貫徹了文學有意義的目的了。

這個時代的文學，是煩悶良心的聲的反響。俄國的作家都以爲俄國國民之處於不幸境遇，一半是他們的責任。以爲知識階級的獨裁政治，便即是使人民痛苦的一大原因。因此之故，他們這些和民衆另在一處受教育，處於民衆之上的人，便不能不感受痛苦。並且他們是藉民衆之力來維持生活，因此貴族作家，想到自己負有民衆不能追遠的債時，遂陷於憂鬱裏去了。於是他們就高標了民衆生活的改造。他們也知道自己不走進民衆裏去，絕對期待不到什麼變化，可是走進民衆裏去的路，還是在五里霧中。知識階級和民衆之間，並沒有過渡的橋。

俄國文學，很爲想理解俄國民性的慾望所動。一直到普西金並沒有一個作家，想描寫俄國人民和他們的狀態。可是現實主義文學勃興以來，——羅曼主義時代也

是如此——要想描寫俄國人的特質，表現俄人魂的本質的慾望，遂強烈起來了。本來無論什麼時代，無論什麼國民文學，都是在描寫各國民的特質。但是數代以來，文學都是國民性的反映的國家，忽然間想換過新型來描寫國民性，和以前並沒有文學的傳統，現在纔開始描畫大國民的特質，這兩者之間，自然有很大的區別。俄國的文學，便是與後者相近。俄國有很多的作家，實際發現了不少文學新領土。Aksakov (1791—1859) 在農奴制度之下，便發現了家長本位的俄國；Gogol (1802—1809) 發現了封建制度的矛盾；Ostrovsky (1823—1869) 介紹了俄國的中流階級；屠格烈夫在農民間發見了人間性；Lyeshkov (1837—1895) 最初描寫民衆的信仰；Koltzov (1803—1804) 自爲民衆精神的現顯者；Gontcharov (1812—1891) 在“Oblomor”裏面，描寫了無力國民的特性。他們此外又再現了許多俄國風土之美，庸人的聰明，及流貫於俄羅斯魂下面的神

秘主義。

他們特別的注意，大都向着農民射來。郭果爾作了維

克拉萊人的小說，屠格烈夫寫了種種農民的形態。Zel.

IASOV (1821—1877) 以農民之苦爲唯一的對象。

Uspensky (1843—1902) 想成了事實的冷靜緻密觀

察家。Reshetnikov (1841—1871) 描寫民衆可怕的

暴行，使讀者戰慄。以上所述的作家，其才能，社會的觀念，

雖不一致，然而其對於農民的生活抱了極大的興味這

一點，和抱了極力想解除俄國民衆的神祕的強烈慾望

這一點，大家都是相同的。農民是俄羅斯的要塞，因此一

切改造事業，使不能不從農民的根底動手。這便是當時

作家的共通觀念了。

此外 Oleg 還學得有三二特色，但是關於現實主義

文學的主要特徵，上述的也就算充分了。

要之，俄羅斯的作家，極力向着人性的黑暗面掘起去，

在這個地方，他們認爲有一道光。他們決不爲單純的

唯物主義，運命等所支配。他們暴露了現實的醜惡，同時

也發現了在現實的根底，原來還藏得有美善的生活力。

換句話說，他們承認人類具有偉大的能力。托爾斯泰說

信仰之力，托思托亦夫思基說人間愛，屠格烈夫說人類

互相的同情，各人都認定一樣而肯定人生。他們以絕望

爲題材而創造希望。他們的文學，並不是絕望的文學，乃

是希望的文學，得救的文學。也可以說是理想主義的文

學。但是這種說法和其他一般理想主義的文學容易混

合，還得要加上「現實的」三個字。

對於這種現實主義的文學，還要特別注意的，便是像

這種文學的主張，非文藝的大道而何？個人生活的改造，

熱望景仰於更要完美的生活，爲要實現這個要求至於

不能不行社會的改造。唯其是根底裏漲滿了革命的精

神，藝術才能常常使我們的心流動着，鼓勵着高尚而純

化。自然，沒有這種力量的藝術，不待說也有文明爛熟之

後，僅僅供人娛樂的藝術，遊戲的藝術，並不是沒有。然而

常時都想創造新文明，獲得精神生活的自由，便不能不要求有力量的現實主義文學了。而現代不就是這種時代嗎？歐戰後鋪滿世界的文藝思潮的主流，大概即可看成是帶着有這種現實主義義很深的傾向。然而思潮變遷至此，其間尚有許多思潮之流，起伏興亡。廣義言之，今日

社會改造的文藝思潮無寧說即是現實主義的延長。而在於現在文藝思潮和一般的現實主義思潮之間，由時代上說，即是十九世紀終，二十世紀初葉之間，種種起伏的文藝思潮，可以看成是現實主義的反動。以下再就這些反動思潮一略述之。

（第五節完）

小遊戲與工作

遊戲與工作是截然兩物。工作是奴隸底，是不自由底；遊戲是自由底，是無掛無礙底。因為遊戲無什麼目的，工作是有目的。吾人要能達到遊戲的生活（即所謂精神生活）非擺脫一切掛礙不可。

一個人要能够完全養成遊戲的生活，美的生活，方算得了他自己的。人生。我們所謂遊戲生活，是感情的流露，是精神的解放，是意志的自由，與道德倫理完全站在反對的地位。

十二，九十，於東昌中校。

唯一儲蓄機關

本會爲亞東有獎儲蓄之第一創辦者

本會儲戶已有四萬四千餘全會

本會每年發出獎金有一百餘萬

本會每月特獎現有二萬二千餘元

本會保障儲款之財產現有七百餘萬

本會實係最有希望最可靠之儲蓄機關

上海法租界
愛多亞路七號
萬國儲蓄會啟

鏡之罪

犀提

我時常和友人討論到人的面容。真是不可思議的奇蹟。從那裏得到這無數萬的模型。造成這絕無相同面貌的人類。很簡單的幾個部位。變化到這般複雜的形式。這真是多麼高超的藝術呀。人們終究是無能力的。無論怎樣的勢力威權。金錢愛寵。總不能改造一個生就的面容。即此一端。我們對於造化。除了服從以外。是不容有其他的意念了。

這一篇所記載的事。是從面貌上發生的。所以在未下筆之前。不覺的先寫了這一段。

程美玉不知爲的什麼。戴了一個醜惡的面具。走到這個

世界上來。女子是注重容貌的。我們敢大膽的說一句依着世俗的眼光。女子貌美方是福。前途的命運。須依傍這個爲陞降。程美玉不幸而生就這種醜陋的面貌。伊的父母。早就爲伊的前途寒心了。雖然這樣。但亦不忍就把伊看作廢物。所以亦照常的給伊入學校裏讀書。但親愛的程度。自然是不及那美貌的姊妹們了。因爲這樣。就有一種強烈的孤單冷靜的勢力環繞着伊。

伊是一個無知的孩子。進了學堂之後。結識了許多朋友。比較的心。不由伊亦要學習起時髦。而應時的裝束。夏日把單薄的紗衫。做成露出頸肉的方領。冬天就穿了絨線

的外衫。著了高跟的皮鞋。越顯出粗蠢拙笨的身材。喜歡擦市上盛銷的花粉胭脂。伊以為這是人的應份的事。不曉得別人都背後暗暗地笑伊哩。

一次。伊新買了一件最時新的花緞衣衫。就有一個同級學生李秀貞。對伊說。「衣服自然是漂亮極了。但是可惜呵。」

伊就問着說。「怎麼可惜呢。」

李秀貞嘲笑說。「金鑲玉鞍。配到驢子身上。你想可惜麼。」旁聽的幾個同學。都和着說笑。伊怒極了。就去告訴了先生。先生亦失笑了。和解的語調說。「你亦不必動怒。凡事應當相稱。人的眼睛。應份是看人的。既看了。就不能禁止別人的笑。」這個顯然是承認李秀貞的嘲笑是不算越份的。而伊確是有可笑的資料。伊於是悔恨萬分。痛哭了一天。飲食都停止了。

這夜。衆聲一齊靜寂了。月亮的光射進窗來。伊靜悄悄的坐在窗前。對着這神祕的明月流淚。伊懷着無目的的怨

恨。伊恨自己的薄命。天是這樣殘酷的待我。人生的快樂。應得的幸福。都因此毀滅了。伊覺得將來寂寞的悲哀。完全是黑暗的。沒有一絲光明在伊的前途。伊是生成給人們做踐踏者。藉此烘托出美麗的可貴。沒有伊的地位。在這個廣大的世界上。屏棄在人們以外的伊的悲傷。誠然是難於遏止了。

伊對了月光。坐了很久。含了淚珠的眼睛。見得月色幻作無數道的金光。直射到伊的面前。半晌之後。在伊心靈的深處。忽然透出一線光明。這微細的光明。繼續的擴大。以致於啓發了久被世俗蒙蔽的心胸。伊明白一切。都是錯誤的。一切的人。處在一切錯誤的地位。却一些也不自覺。人們真都是可憐蟲呀。伊覺悟了自己。在世間適當的地位。反悔以前所受世俗指示的行爲。上天生人的使命。決然不是僅僅在這容貌上面。

明天伊當着衆同學的面前。把那件新製花緞的衣衫撕破。並且說「我是不配穿這種衣裳的。我用不着了。撕去

了。算我和奢華物品作斷絕關係的紀念。美麗的姊妹們替我作一個見證罷。」伊隨即更換了名字。美玉兩個字於伊是不相稱的。改了一個瑰字。瑰字和醜字相仿。伊就取了這個意義了。伊說：「既醜了。又何用掩飾。焉知醜就是惡劣的哩。」

以後伊摒棄了一切隨和時髦的妝束。專揀樸實而節儉的。花粉胭脂。一概不用。以前的濃豔美麗的衣裳。盡行封閉在箱裏。不再穿着。在別人都以為很奇怪的。伊因是而得到了安慰。減少了許多無意識的紛爭。伊的性格。亦有了很顯明的變態。往日所視為最親愛的幾個浮滑趨向時尚的朋友。現在都漸漸疏淡。以至斷絕了。冷靜而孤單的性質。深深的占據伊的心中。熱鬧場中。不再見伊的足跡。伊很希望以前所認識伊的人。能把伊忘了。伊自此和書本結了不解的頃刻不離的緣。伊以為一切不能解決懸疑的問題。書本都有解釋的能力。伊朝夕埋首書案上。研究各種的學識。這就是伊的新生活。亦就是

伊的光明。伊更是歡喜研究哲學和科學。伊說要啓發宇宙人間的秘密。須得倚恃這鑰匙呢。

伊又在同學面前。發表了不嫁的決心。有人問伊是什麼存見。伊很坦然的說：「諸位想必用不着問。就可以知道的上天生了我。就沒有把這個義務給我。亦不知是優厚的。我呢。還是苛刻我啊。」

伊在中學校畢了業。就轉進了大學校。仍然不改變伊的常態。伊所讀的書。跟着年歲增加起來。伊的態度和見識。亦經了書本的陶溶。與舊時更不相同了。伊每回想往事。時時引起慚愧心。再看看現在沉溺在險惡潮流裏面的無知無識的人們。伊爲了你們傷悲憐惜。因爲福音離他是這樣的遠呵。

伊自大學畢業之後。偶然在報紙上。或雜誌上發表些論文。已能聳動一般人的聽聞。不久伊就擔任了婦女月刊的主筆。伊很喜悅現時所處的指導社會的地位。伊作了一篇女禍記。登在伊接辦婦女月刊第二期上。這是一篇

沉痛的論調。來批評現代婦女界的論文。當時正鬧着男女平等。婦女參政。種種問題。這篇論文。是給伊們下一深巨的針砭。叫伊們在爭論這些問題之先。應該叫伊們先有一個澈底的正本清源的改革。方可以應時勢的潮流。否則豎了二十世紀的旗幟。內中依然是十七世紀的腐敗。這是毫無益處的。徒然暴現出弱點來罷了。末後對於女子的妝束。極力的批評。伊說女子的習尚豔麗的妝束。實在不知爲的什麼。社會上一切的罪過。人心的狡詐。青年的墮落。世風的不可挽救。婦女確是禍亂之源。這樣大弊病不除去。婦女在社會上的地位。決然不能鞏固。何以呢。世俗不能改變把女子看作玩物的眼光。女子反而炫奇鬪豔。趨迎世人的心理。伊文裏有一段說。婦女們多半是不明瞭伊自己的身份。最可憐的。連智識階級的亦甘於放棄了自己。混進這濁流裏面。毫不自覺。使我婦女的人格。永遠沉溺在最下的一層。沒有超昇的日期。這是多麼可嘆的呵。這篇文章。流傳了出來。伊的聲望。更是使人

景仰了。但伊仍是非常的勤學。伊說。「社會上的黑暗一天不能消除。伊的責任亦一天不能釋下。」

以前恥笑伊不配穿華美衣服的那一個同學李秀貞。在全學堂中。要算最美麗的了。伊的美麗。確乎是可以招人家的注意。而容易撩動別人的心情的。伊亦以此自傲。格外研究裝束。以適合伊的美貌。自然就不免有和伊年齡相仿的男子。向伊鍾情了。如同蒼蠅之附腥羶。這時候。西洋的風俗。正在我國人心裏澎湃起來。都知道戀愛是自由的。絕對的不容有什麼拘束。但是他們却不曉得戀愛是聖神的純潔的。祇襲了一些皮毛。就如同有所根據。而行之無禁忌了。李秀貞亦是這時代的人物。結交的伴侶。性格俱是相仿的。伊們在學校裏。實不注重在學識上。不過藉此掛了時髦的招牌。因此格外增重伊的身價。遊戲的場所。時新的集會。伊們是不得不涉足的。男子們的獻媚。伊們認爲無上的榮譽。無上的快樂。因伊們的目的。不過如此罷了。在這種情形以內。自然要發生惡劣不肖的

事情了。伊和左鄰的一個男子有了情愫。他們兩相愛悅。

他們把傳聞的和言情小說裏的事實。一齊都用出來實習一下。結果亦如同哀情小說的阻礙橫生。情海生波。破壞了他們的愛情。因為他們熱的心念。沒有什麼畏懼可以遏止。他們除了會晤以外。就用郵信通款曲。但伊學校的教授們。還是對於新潮流懷疑的。不能像這些學生們的澈底。仍然受了中國禮教的遺毒。伊的言情信件。有幾封落在這些不能曲諒學生們的行為的教授手裏。於是就很驚怪的認為不正當的事。開了一次會議。決計把寄來的情書再寫了一封斥退信。寄給伊的家長。信內說。「李秀貞帶了危險性。我們純潔的學校裏。是應當預防的。」伊的陳舊頭腦的老父。見了這封辱沒家門的信。氣極了。雖沒用繩和刀子去逼死伊。但把伊監禁起來。不使伊出外交際。一面申言要控告左鄰男子引誘良家女子的罪名。這男子自知不敵。聞風而走了。伊雖然受了這般酷刻的待遇。但伊還能自解是時代的犧牲者。爲了主義。

雖死無怨。

伊在二十二歲。由伊父親的獨斷。給伊出嫁了。伊的主義和以前的懸想。盡行失敗。伊亦無能爲力了。新婚期內。愛情亦很深摯。丈夫雖不是匹配伊。但也還漂亮。隔了兩年。伊對於丈夫愛情的度數。逐漸的降落下去。在不知不覺的裏面。伊看着他的面貌。或者聽到他的聲音。都覺得厭煩而憎惡。時代的影響。又在伊心裏衝動。伊想一個人歸屬一個人。未免太愚昧了罷。男女都是平等的。戀愛應當自由的。男子的愛。浪漫而無範圍。而女子却要守一不二。這亦太不合理論罷。一個人依靠快樂而生存。這般的束縛心身。窒塞了意志。有什麼興味。伊決然行伊的所好。在交際場中另外結識一個男子。感情的熱烈。超過了原夫數倍。伊自慶這時。方才嘗到了真的戀愛。秘密的結合。經過了兩三年。戀愛亦更爲加增。對方的男子。沉醉在伊的美貌裏。服貼如家奴。伊得以暢所欲爲。回視原夫。更不滿意。幾於不能一日居。等待伊的父親死了。

伊失了管束。伊於是就和伊的原夫提出離異。經了官廳的判斷。伊達到了目的。即時和那結識的男子正式結婚。過了不久的時候。誰知一切懸想的幸福和快樂。又都成了泡影。伊的希望。逐漸失去。以前熱烈的愛情。亦日漸淡薄。伊亦不知什麼緣故。極力想挽救。已經如同風吹送浮雲。是無法維繫的了。新夫在外。另有所歡。幾於置伊不顧。然一方面又恐怕伊因美貌的原故。輕易受了別人的誘惑。想了法子來隄防伊。但終究不能祛除他心中的猜疑。這時候。伊雖然覺得一切都和伊預期的相左。伊祇是忍受着。不像以往的囂張了。伊亦不願離異的事。發生第二回。但是事實上不容伊作主了。新夫因亟欲娶其新歡。就要和伊離婚。但離婚亦要有理由的。於是他倡言說伊不貞。並且說。可以輕於姘識我。必然亦能和對我一般的去對待別人。伊在無可申辯的委屈當中。竟成了棄婦了。這時伊成了無可依靠的單獨孤伶的人了。良心在伊憤懣的心中激發出來。伊明白自己的錯誤。畢生所受的毒

害。實亦無可怨恨他人。伊已往的勇氣。盡行消磨了。

伊徘徊在歧路之上。有兩條路橫在伊前面。不由伊不選擇一條。一是仍然走伊的舊道路。再用伊的美貌。去趨迎別人。表面上却高談着自由戀愛。使伊的身子。漂流在這人海裏。隨遇而安的以終了伊這一生。二是速早回頭。摒棄繁華。自食其力。退出這紛爭煩惱羞辱的旋渦。以求下半世清靜純潔的生活。伊籌思許久時間。決然選定了第二條路。但是伊的學問。久已荒廢了。別樣的技藝。又是一點亦沒有的。伊祇得託了別人去尋覓一個高等的傭僕。或者保姆的地位。

就有人把伊薦到一家女教員的家裏。這裏人很簡單。事很清靜。伊很樂意前去。伊摒除了華麗的妝飾。穿了樸實的衣裳。就到這家去。

伊見了這家的主人。使伊受了重大的震驚。原來就是以前名叫程美玉。後來改爲程瑰。抱獨身主義的老同學。十數年不相見。醜貌還沒有更改。程亦能看出伊遮掩不了

的美麗。並能認明是早年的同學。亦非常訝異的問着說。「你怎麼到了這種地步。」伊不覺痛哭。把所經歷的。毫無隱瞞一一的說了。程瓊聽了。寬慰了伊一番。並且很慨嘆的說。「你是受了美麗的害了。所以我能夠免去這般的災害。天下無論什麼事。都是兩方面的。美好的。反而變為醜惡了。用之不當。沒有一樣是好的。你現在從迷途中覺悟了走出來。我佩服你的勇力。因為世界中不知有多少埋陷在昏迷的境地。而不自覺的呵。我極力的保守。幸而



天厚我。給我一副醜面目。使我保持住我的清潔的心身。和這裏一方清潔的屋宇。你既然已經洗滌了以前的罪惡。你亦就在這裏了完你的終身罷。」伊於是拜謝了。就居在伊家。作終身之計。伊的心中。亦一天天的光明。往事本可看作漂浮的雲煙一般。當作夢境罷了。伊們兩個人。一個是憑着超越的卓識。而覺悟的。一個是經營了世故患難。而覺悟的。依作者的眼光。伊們却是殊途而同歸。上帝的手。總會撫在伊們的肩上呵。(完)

西笑兩個繩圈

胡文煒

威廉注目不瞬的，看他左手指上縛的兩個繩圈，瑪麗問他做什麼？他道：「我母親叫我買一磅牛油和一打雞子，恐怕我忘記，所以替我縛兩個繩圈在手指上，做個記號，但是我不記得那一個繩圈是買雞子的那一根繩是買牛油的？」



COLGATE'S



金頭香水

馥郁襲衣

日久不散

仙乎仙乎

人到香隨

各處均有出售

美國珂路齋公司製造



總經理 上海四川路一百卅五號 廣洋行
 分經理 天津信申公司

請認明由小說世界介紹

Please mention the STORY WORLD



法國劇盜樊
德摩斯奇案

紅……鑽……石 (續)

原名 Un Roi Prisonnier de Fantômes

法國蘇菲德露南同著

南海馮六

卷二

第九章 三撮灰

褚佛俯身。搜檢一衣櫃之巨屨。屨抽出櫃。承以二椅。置室當中。紫珈伏半身櫃內。抱衣束。一一向空抖視。褚佛且搜檢且詰紫珈曰。女士得毋有誤。拾相固曾藏之衣櫃之內歟。石媪或其他人士。不致進室挾取以去耶。紫珈曰。憶之審且切。攜相歸室。置之櫃內。鍵櫃。掛鎖鑰於門扉之內壁。一如常日。而後反掩門。固扁鑄而出。今從先生以俱還。啓扉。拔關。不見有異。先生所共見也。而相已失。覓之不見。不亦大可駭人耶。言際。更埋首衣束中。苦苦翻檢。紫珈居室。長日整潔而有秩序。此際則布縷繽紛。零亂遍地。褚

佛助之翻箱倒篋。至句餘鐘之久。失相終不可得。初。紫珈之離宮園旅社而去也。以王者命。走警察總署。請謁大偵探褚佛。褚佛時適在署。立予接見。紫珈以拾相之事。觀陳毋遺。並告以奉二世之命而來謁。褚佛聆言既盡而應之曰。善哉王之詔女士來見我。女士前者面我認王爲兇。今證以婦人之相。應不復更疑王。紫珈面赤。辯曰。兒曷嘗認王。褚佛微頷首曰。縱未矢口堅持。而不認之訟。固極明顯。除夕之夜。玉姬居室。舍王而外。別無他人。是玉姬之死。王已不免與有嫌疑。矧女士且言目擊有一漢子。軀幹彷彿似王。抱玉姬而擲之樓窗之外。執法者若以子言爲證。王無逃於殺玉姬之罪。此非不認之訟而何。女士今忽拾相。相爲婦人內衣。又疑兇者或卽御相之婦人。言亦未始不近理。惟婦人男子。迥不相侔。前者疑王。今又冰釋。……語及此。起立而言曰。徒事猜測。無益也。不如偕往一檢視。相相雖墜自謝蘭客侯爵衣束之中。而果爲兇婦所御。必其人預知謝侯外出。覓間潛入其室。易衣而出。匆促掖相衣

束之中。意圖滅跡。蓋滯衣人挾之外出。苟不遺之梯下。而爲女士所拾者。又誰省其有此。此事似與謝侯無與。一則案事發生時。侯遠出不在巴黎。二則侯聲譽素佳。無可訾議。女士今且偕我同去。檢查拾相。再作計較。紫珈因與褚佛共載而歸。莅寓登樓。探囊出鎗。拔戶扃。入室。不及去冠。款客坐憩。匆匆啓衣。攬取相。相竟不翼飛去。駭惑不勝。初猶疑萬一誤藏他處。褚佛因助之搜索。翻箱倒篋。尋之遍。四字茫茫皆不見。環顧室內。事物一一如恆。不見有破扉。撬鎖。入室。盜物。痕迹。柙中架上。百無所失。獨不見相。事乃大奇。二人搜尋至句餘鐘之久。終於無獲。紫珈駭愕。木立如喪神智。褚佛且搜且思。思昨日事。昨別紫珈。急於赴佑兒寨警署。諏詢二世幽禁在署時情境。未及進玉姬之居。一爲踏勘。出警署後。爲時已宴。因卽返寓。滿擬今日前來。細爲檢查。不虞遽有斯異。當時以石媼堅持王來未與人偕之說。紫珈則謂彷彿見人。形體如王。拋玉姬樓下。故側重在王。今紫珈又以拾有婦人之相來告。相袖鈕釦上。絆

有花紗碎縑。經紫珈辨爲玉姬新衫上所扯下者。是殺玉姬者。必御相之婦人。王漢子也。胡爲御婦人之相。不亦大可駭乎。彼夕之夜。玉姬室中。僅王一人。而玉姬死。王何能諉爲不知。豈王爲從兇。而婦人爲主犯耶。方欲一驗御相之婦人。詎察其何等人物。而相忽不見。不亦奇耶。褚佛之意。不信二世以王者之尊。遠涉異國而手殺一婦人。玉姬獲寵於王。安裕處優。享婦人女子最愜意之幸福。又無無端自尋短見之理。則殺之者誰邪。二世生平溫而有禮。能守法自尊。褚佛所深悉。非能犯刑而殺人之人。似御相之婦人所找一說。較爲近是。詎意從紫珈還寓。所拾相。又不翼飛去。疑雲團結。默忖案情詭譎。莫斯爲極矣。又念拾相之事。可真可妄。如拾相爲真。而確有其事。則紫珈拾自謝侯衣囊中之相。攜以還寓。藏之衣櫥。別有人潛進紫珈之室。攫之去。如拾相之事爲妄。則紫珈或爲他人所利用。故捏造事實以誑我。設後之說可信。則利用紫珈之人。必爲二世。二世虞人窺破真象。故佈玄虛以愚弄我。似此則

二世又似爲殺人之兇。更有可疑者。二世曾言玉姬之室。除夕夜。別有一漢子偕與共來。今何以又爲婦人。語辭矛盾。不其欲蓋彌彰耶。思有間。歛手顧紫珈曰。搜亦徒勞。相失終不可得。意必有人。於女士離室後。潛攫之去已。紫珈駭愕曰。似此奈何。此相足以白王之冤。可以證玉姬之死。非王所殺者惟此相。一旦佚去。王其奈何。褚佛曰。誰謂不然。紫珈又曰。事大可怪。緊誰知兒拾有此相者。又誰知兒藏相處。遽來取之以去耶。褚佛恍然曰。此正我所欲知也。紫珈雙搓玉掌。而言曰。天乎。兒何以對王。方兒之往也。喜不自禁。詎省其有此。褚佛頗以紫珈之言爲異。故作態調之曰。是誠不幸也。而與女士無與焉。吾人但詰王。王應以真情告。除夕之夜。王訪玉姬。果僅王一人。抑另攜有別一婦人與其往。事固不難知也。紫珈曰。雖然。世衆多疑王。先生視本案。王固當疑否。褚佛微嗆。已而正色曰。據我箇人之私。句旋易辭曰。王以玉姬爲外室。將近二年。已男子無恆。十人而九。王或不免久而有厭心。則別覓所歡。亦非

不可有之事。紫珈愴悅曰。先生之言。與案事何涉。褚佛曰。誰謂無涉。所涉甚鉅也。假定王別有所懼。而攜新權面玉姬。故以驕之。兩美爭風而鬪。以妒心之烈。彼婦或當王前。推玉姬於樓下。亦意中事……語時。默覘紫珈容止。紫珈不俟其言之既而駁之曰。先生誤矣。玉姬而外。未嘗聞王別有所戀也。兒所拾相。質地至麤劣。非嬌貴婦女所衣御……紫珈之言。辭色至堅毅。褚佛聆伊言外。大有袒王意。默付得毋此豸。二世所愛戀耶。若然。事殊易白也。此伊所以終宵不寐。憑窗遙瞰玉姬之居乎。此王所以惑伊而與玉姬有所爭鬪乎。此其所以事後復謁王。王授以意而有拾相之言告我乎。雖然。箇豸未免太露痕迹矣。而謂能以此俾我信伊之坦率誠樸歟。玉姬而外。王別無所戀之言。卽一大破綻。柰之何以愚我……應之曰。女士不以我前言爲然。我猶有別說。意者御相之婦。先事潛匿玉姬之居。覓間而殺伊。而以不可知之秘。迫於藏相謝侯衣襲中。不虞辭衣人昏憤。遺之中途。爲女士所拾。彼婦人知之。入

室而攫之去……女士以我言爲何如。紫珈不應。褚佛故設詞以恫之曰。如我「後說」非妄者。實大不利於王。箇相不存。王寃莫白。則「王實殺玉姬」之說。百喙莫辯矣。紫珈對曰。先生之言。匪不近理。而劇駭怖人。兒拾相復失之。益爲王憂懼。兒固知王之無罪也。褚佛取五斗櫃上所置冠。徐徐扣外墜之鈕而應曰。固也。固也。固也。女士知王無辜。我何嘗不省王之未必犯刑而殺人。唯是空言何足以解疑而雪屈……紫珈交搓雙手而言曰。爲之柰何。兒不應。顯預遽疑王。幸獲有能爲王明不白之證券。柰何復失之。兒不認王。王實緣兒而不免於罪。兒負王深。悔莫追也。臆懇之容。溢於言表。褚佛察言觀色。覺頃間妄疑之謬。箇豸誠樸。不似狡詐言僞者。最後數語。不啻若見其肺腑然。不禁以伊人之憂爲憂。且憂王。溫顏強爲解慰曰。女士毋戚戚。刑事之案。千變萬幻。膚見淺識。未足據以斷案情。不到水落石出時。虛虛實實。殊弗易知也。世衆雖疑王。焉必疑之不旋踵而遽白。一領首。別紫珈。徐徐出門而去。紫珈還還。

不知所可。木立。以目送褚佛行。

褚佛離紫珈之室。安步下樓。念拾相之事。迹近捏造。紫珈所陳。何當於信。偕伊人絮絮多時。所獲知者。裴蝶二世不自承爲兇。多方設法。自爲文飾焉爾。二世於本案。果否爲真兇。據所已知者觀之。殊難下斷語。所已知於案事而可信者。厥爲石媪矢口稱王獨身來。媪言苟得明證者。不難據以推求王之與兇人是否二而一。則紫珈之詞。逕可恕置。無當於重輕。顧何由以得媪言之確證耶。下樓跨庭院而過石媪之室。媪不在寓。褚佛色喜。以媪之去。得以獨自靜心往勘玉姬之居。不爲所擾。來時已向媪。取有玉姬門鑰。愉然登樓。默忖此行未必有獲。所欲求者。冀於屋宇以內。探有王共玉姬而外得毋有第三者足跡。以斷王之是否獨自一人來。但玉姬之居。自事變發生后。入者甚衆。若警士。若醫生。若女閹。若抬屍外出之工役。足跡雜遝。何從辨識第三者之有無耶。

褚佛入室。遍觀各屋宇。華麗精美。自有一種旖旎溫馨。靡靡醉人深致。不覺曾發生詭異奇詭之慘變者。卽今玉人已邈。芳澤猶存。躑躅其中。猶足令人意遠。毋怪當日二世敵隄九五之尊。時向此間度溫柔生活也。踏勘有間。疑神檢察。藉求案事真象。臥閱精繆。衣帽間。灶下。自褚佛觀之。都無足當意。衣帽間有窗猶半啟。靜心檢視。不見有異。覓還餐室。據當事者言。事變肇端於是室。以除夕之夜。玉姬款接二世於此。室中光景。一仍其舊。案上食具未撤。盤皿猶存。又七兩副。相向陳設。按此。則除夕之夜。固僅二世一人。獨對玉姬。未嘗有第三人也。褚佛進室之初。立門闕外。矚眸周矚椅榻几案之佈置。不見有可注意之點。睇又七。則刀二。叉二。食魚之銀刀二。儼然爲二人而設也。行近食案。瞥見地面有青白色灰屑一撮。不禁意動。踢地詳爲覘察。溫榻右方。食案之上。有烟灰之盂一事。烟灰不以入盂。而散在地面。鬪席之上。頗以爲異。起察食案。案右有座。座側置所見烟灰之盂。盂內有灰。作淺褐色。質細。似東方紙

烟餘燼。默付除夕之夜。玉姬必據此坐。婦人心細而惜物。慮灰燼燬鬪席。故承之以孟。東方紙烟。巴黎時髦婦女所常吸。是明證也。溫榻之左一座。座上亦有烟灰。無孟而承之以菜碟。灰粗而量巨。則雪茄之灰也。意二世必坐於是。碟旁有雪茄紙籬。紙籬爲德國商標。王坐此無疑也。玉姬寵於王。王視此間如家庭。故面婦女吸雪茄。而以菜碟承灰燼。動止從心。百不拘泥也。繞案而走。及橫陳食案之端。溫榻前。踉地更察鬪席上第三撮菸灰。念菸灰狼藉鬪上。不似惜物而心細之玉姬所爲。伊人既入灰於孟。云胡更投之鬪席之上。然亦不類王所爲。溫榻距食案密邇。近榻處。案頭不見備刀匙。王何致輟食離席而吸烟於是。烟燼亦不類雪茄灰。則坐此而吸烟者。必王所謂第三人。榻側無承烟燼之孟。亦無盤碟。故吸菸者。一任灰燼瀰漫榻前鬪席上。審是。則「有第三人」之說。懸實而非妄。念及此。不覺喃喃自語曰。然。然。此中固有「第三人」在也。深思有間。自衣袋中出手燈。明之。掀案幕。蒲伏食案下。細察案下。暨

案脚。案爲「諾氓」式。中有活節。可以拼接成長桌。橡木之柱爲案脚。兩兩成行。貫以橫木。褚佛在案下。先察右方一座。以爲玉姬彼夕所據者。地面置足所在。一無可異。對方王座下納履處。略略有塵土。頗自喜。王坐彼方。證以此。尤明顯。已而又發見玉姬坐下。頃以爲了無異狀者。亦復有微塵。殊驚訝。玉姬居居室。足下那得如王有塵土。豈與王相向而坐者。非玉姬。而爲偕王同來之第三人耶。室中別有第三人之說。雖成立。而此第三人者。究誰歟。又誰知其事。王與紫珈之言互歧。男與女。不可知。苟拾相之事。懸而非誕者。則其人必婦女。以拾相固婦人內衣也。既而又念。座下如有履印可辨者。男婦不難別。思際。偶翹首視案脚。頓有所觸。倒退而出。欠身起。立撥一椅。置座前。就案而坐。坐當又七分置處。烟灰之孟在手畔。瞑索而追求當夜坐此者情境。詎事有出人意外者。褚佛所坐處。案下適支有圓柱之木脚。按地面塵迹而納足。則木脚適夾兩腿中。婦女曳長裙。木脚梗裙兜。礙難坐於此。坐於此者。男子漢。

非婦人也。此情既明定。是二世所謂室中別有一男子。言信而弗誣。則又不勝其替亂。以其人明明是男子。王且語諸人。奈何又遣紫瑯以拾相之言來告我……思際復細檢室中。見案上酒痕猶在之玻璃盞有三。惟王者或多用一盞以和酒。未便遂以爲信據也。此外一無有異狀。檢案久久。無得如故。乃過精筭。安坐苦思。以求其理。自念「三人」之說已定如鉄案。不可移。嗣此惟有面質二世。求其餘。王無由欺我。我知除夕之夜。玉姬室中確有三人。而此第三人。又係男子非婦人。以是質諸王。王何以瞞我……思及此。遽然起立曰。但謁王。惑當易解。何苦苦困思爲吾其往也。

第十章 綠帽軍官

「烏爾芬咪們格拉斯克。」大漢發聲後。面范駝肅然致敬。舉手齊眉額。行軍禮。訖。邁步直前。入於王者接見賓客之室。范駝錯還無言。張吻瞪眸。諦視其人。其人偉岸。氣概雄武。赳赳干城之選。鼻巨。逾常人。紅絳如椒。虎眼圓睜。閃

動有光。菱角式鬚。兩端上翹。深入耳根。頸廣厚而勁。手握軟帽。作菜色青絲。帽帶上。插雉羽一。服飾至奇詭。體胖而御狹小之衣。衣窄不稱體。膨漲。垂垂欲裂。腰圍革帶。帶有小囊。一一塞槍彈。左右脅。跨盒子砲各一具。銃靶挺出。入目可睹。一手握行杖。杖端有箍如環。杖粗鉅。異常製。似上代內藏鋒刃之棍。其人挺立廳中。面范駝又曰。烏爾芬咪……聲初發。范駝立揚手止之。故作不耐之容曰。吾人今茲在法蘭西之巴黎。以作法蘭西語爲宜。矧法蘭西文字。爲國際上外交所通用。勿作鄉音。惹社人譏彈。言時潛矚眸視其人。念其人苟諳法蘭西語者。猶有萬一之冀。不然者。身爲一國之君。而不能爲一字半句之國語。奈何不笑倒天下人。而又以何對付來人乎。大漢以天顏咫尺。王命難違。乃操法蘭西語言稱名而言曰。殿前侍衛偵緝隊隊長。臣烏爾芬咪們格拉斯克。拜見吾王陛下。范駝坐處。有一巨案。當大漢之前。聆言縮首不迭。枕顛椅背。他望以掩飾。心中則念。來者二世侍從。識王至審。一剎那間。破

假皇帝已。惶急不可言狀。強自振勵曰。烏。句汝坐。范駝不諳赫斯國語。莫由呼大漢之名。故但曰烏。烏爾芬（簡稱下準此）惶悚曰。天威咫尺。微臣何敢……范駝不俟其言之畢。指相距最遠之一椅。示之曰。客中毋庸拘儀節。且坐彼。烏爾芬曰。臣萬死不敢奉……范駝曰。坐。烏爾芬悚然。退數武。就所指之椅。偏半身。曲隻膝。椅側而坐。曰。臣敬謹奉詔。范駝大驚。不覺昂首。遙颺烏爾芬。念其人。二世近侍臣也。顧亦陛下我耶。此天下必無之理。殆故以戲我。若輩識我賈而非真。故一一來擲揄我。我奈何入彀中。瞪目而視其人。其人頹首。肅默無言。不敢發吻。若以僭越爲懼。范駝曰。爾來何事。烏爾芬受詰。乃敢舉眸一視范駝。旋移眼光。下注地面。敬謹而言曰。天帝福佑微臣。微臣何幸。展覲天顏咫尺間。所操法蘭西語言至嫻熟。語聲微硬。澀。范駝以其人答非所問。而刺刺語不休。意其人殆瘋漢。烏爾芬繼言曰。微臣服官偵緝隊中十七年。擢任殿前侍衛。垂二載。天威高遠。叩謁無由。展覲天顏咫尺間。如今日者。

前此所未有。平日瞻仰御容。遠不可卽。見之最真者。惟照像館影像。暨市坊之明信片上容儀。上蒼佑臣。乃叨天恩。於新年元月第三日。獲睹龍顏。微今日。初不省市坊影像之與真容不盡類似也。范駝默付此僞癡人也。世間安有執役偵緝隊中十數年。任侍衛且二載者。乃不識國君之顏容。而面異邦男子假皇帝。口口聲聲稱陛下。非癡人而何。范駝固能遊戲三昧者。以其人可欺。微笑而調之曰。汝謂市坊小影。與寡人容貌。有異同乎。烏爾芬惶恐而對曰。異甚。句陛下恕臣。直不擇言。影像所攝。較真容偉岸。雙眼雄鷲而威厲。不及真容之和喜。髮疏密亦不相侔。脣上有鬚濃密而厚。范駝啞笑曰。質言之。迥不相同也。烏爾芬曰。異甚。句臣固疑影像之未必真。真容豈得售之民人之手。臣翹直不知忌諱。願加矜恕。范駝大喜過望。幸其人爲侍衛。亦不識王者。面之弗虞露破綻。顛首包裹絮帕。久而彌覺弗適。喜其人不識王真容。無復可顧慮。略略解去一。二。忽念此人爲一國偵緝長。何事遠來巴黎。展覲變服微

行之王。其來也必有故。因詰之曰。烏。句汝胡爲乎來。烏爾芬聆言欠身起。環顧廳中。啓諸扉。一一張視。若虞人屬耳。扉外以竊聽。更一一閉闔之。歸座肅然曰。微臣奉有秘密使命。語狀至詭諛。范駝哂曰。何如事。烏爾芬曰。事雙關。關涉國家暨陛下。內閣昨有電上王。臣奉命遠來請詔諭。范駝恚。默念昨接字碼電文。一字之不識。以何爲覆耶。未便久默滋疑竇。佯作漠漫不措意之容。曰。電文何言。寡人未之見。烏爾芬駭異曰。電文何由未達宸鑒。范駝哂曰。法蘭西電政。紊亂無章。一電之註漏。奚足異。烏爾芬曰。唯惟共和國家乃有此。范駝莞爾。烏爾芬曰。法人顛預。不知電文所繫之鉅要。宜以書面致當道追究之。雖然。共和國官吏。曷負政務上責任心者。范駝迎合其意而謔曰。烏。句汝言當。吾人固末如之何。烏爾芬頷首曰。陛下言當。范駝默念。又度却一重難關矣。比欲顧而言他。烏爾芬忽欠身。微語曰。微臣幸有此。范駝驚矍曰。何也。烏爾芬曰。電文底稿之副本。語次探手衣袋。欲取以上王。范駝作勢止之曰。擇要

言之可也。曷耐煩勞神文字者。烏爾芬曰。自陛下離國後。恪德親王死黨。覓間思逞。蠢然有貫澈篡竊初衷之舉動。朝野惶駭。故內務部謹飛電以聞。范駝佯作怒容不及其言之畢曰。恪德鼠子。敢猖狂乃爾。烏爾芬舉眸望天曰。恪德不自度德。句未畢辭而遽默。以爲逢怒。不敢多言。又不知何言而可。范駝睹其人彀棘之容。忍俊不禁。強抑笑。莊容曰。此外何事。烏爾芬曰。內府王爺傳后旨。請陛下尅日回鑾。范駝離座起。步近烏爾芬座處。以手拍其肩。作親暱之態。曰。烏。句汝歸白后。寡人來巴黎。事務羈牽。倉卒歸未得。少遲當卽歸。烏爾芬以王紆尊。手拍其肩。無復君臣之儀。不勝駭愕。蠢蠢不知所對。范駝又曰。烏。句汝今可去已。烏爾芬肅然曰。奉命扈蹕回朝。不敢獨去。范駝默付。似此奈何。亦不形於色。喑默微微嗚噓而已。烏爾芬曰。何時返蹕。臣敬謹待詔。國人舉盼陛下卽日親政。句忽又曰。惜哉。句巴黎……語訕然止不續。范駝聆言。省其人有留連不忍去巴黎之意。念彼君臣。仰慕巴黎繁華。一一來作治

遊。苦於職次。何不遣之一暢其欲。比欲有言。室門遽啓。社役捧銀盤。上承樽盞。雲疊而進。二世好飲。預定時間。令社人以時上飲品。適屆奉飲之時。社人以進。范駝故調烏爾芬。脫之笑曰。烏。句能飲一盃無。烏爾芬驚且喜。頗以王放浪不拘形迹爲異。睨樽欲笑。不敢違對。范駝莞爾曰。同在客邊。何用拘禮。此間爲共和國。君民平等。無所尊卑也。侍者斟酒。范駝故調弄其人。舉盞輕觸烏爾芬之盃。而祝曰。以壽民主國。烏爾芬惶悚應曰。以壽……壽……吾王萬歲。句似未敢面國君而歌頌共和。倉卒中故壽王以獻媚。范駝悄然。若輩奴隸性成。心心念念唯王是詔。已而范駝取烟枝。授烏爾芬。若爲賓主。君臣之禮。泯滅無餘。藩籬一破。二人無所不談。烏爾芬武人。以王恩施份外。益竭意承權。浸漸。范駝與言狹斜游。烏爾芬愈喜樂。復請於王。叩所以遍游巴黎名勝之策。口頭稱謂。雖仍陛下微臣之舊。而談吐劇忘形已。謂范駝曰。陛下亦聞有噴泉之異乎。范駝曰。汝何由知此。烏爾芬曰。國中無人不論此。蓋報紙轉

錄巴黎某報之文。以饜國人。范駝喜。念京報亦見重於異邦。口中則應曰。汝或有幸聞泉之嘯。忽又問曰。烏。句汝妻未。烏爾芬大奇。王何爲是問。對曰。啓陛下。臣妻已多年。范駝笑曰。觀汝之爲人。必背爾婦。而有外好。烏爾芬復駭愕。微應曰。幸王言未爲臣婦聞。范駝嗚噓曰。烏。句君王神聖。何所不知。較汝曹偵探隊裏人所知爲多。烏爾芬頷首曰。誠如上諭。范駝又曰。巴黎爲繁華國。溫柔鄉。羣雄粥粥。攝魄鉤魂。汝難得來。我毋需汝。汝且去。恣爾浪遊。烏爾芬惶恐喜謝曰。天恩高厚。臣何……言未竟。室門又啓。旅社管事。入報偵探褚佛。詣社中請覲。范駝聞褚佛。突如其來。潛爲驚訝。已而大喜過望。立應曰。趣召之入。管事既去。范駝裏顯布絮。已解除漸盡。以本來面目立烏爾芬坐處之側。烏於王者以手拍肩時。已敬謹侍立。二人竝立處。燈光燁燁。鬚眉畢現。褚佛來謁王。執禮至恭。初進。頰首不敢平視。比欲展唇。舉眸瞥見范駝。偕一赴赴者並立。赴赴者言。聲聲稱陛下。督亂莫明所以。范駝返顧褚佛。瞪目張吻之。

狀。幾發聲笑。立以手帕掩唇吻。倖嗽。褚佛展唇曰。此何：
：范駝虛褚佛發言爲烏爾芬所識破。有未便。不待其出
語。莊容若爲二人介紹面烏爾芬曰。法蘭西大偵探褚佛
面褚佛曰。此赫斯國偵緝隊長。烏。烏。烏。汝名冗長。究何
如稱。烏爾芬端肅而對曰。啓陛下。臣名烏爾芬。格。拉。司
。佐克。范駝拍烏爾芬之肩曰。褚先生。此君不愧敵國偵緝
隊長。渠未嘗見王。矧孤微服詣此無知者。渠來宮園旅
社便識孤。此才大不易得也。先生當爲孤家變得人。褚佛
比以范駝之稱孤道寡爲奇。烏爾芬武人不省范駝之言
爲譏諛。而以天子親口嘉獎。喜樂無極。范駝見褚佛劇變
容色。慮其敗事。乃以天子之尊。詔烏爾芬退出。烏諾諾而
去。

烏爾芬比去。門扉才反闔。褚佛立捉范駝雙肩。呼其名而
撼之曰。范駝。此謂之何。范駝笑曰。此之謂我爲赫斯國國
王。而人亦王我。君不見彼人敬禮我。又何訝詰爲。褚佛怒
罵曰。孺子乃敢面戲我。汝何由在是。趣語我。范駝見狀。知

不復能更諧謔。遂斂容。以除夕元旦所遇事一一告褚佛
聆詞。驚且駭。時或頷首。若有獲於中。范駝言既。褚佛亦以
紫珈拾相之事。及己身所以來宮園旅之故語范駝。比畢
其辭。力握范駝之手。曰。王何在。范駝茫然曰。頃不已語君
我實不省王下落。褚佛蹙額未及應。范駝復笑曰。王者之
樂樂如何。：褚佛曰。駝。汝頗矣。事關涉甚鉅。奈何以
爲戲。范駝見褚佛容肅而語莊。斂容曰。鉅矣乎。何鉅。褚佛
曰。甚矣汝昏憤。試思以鄰國之君而犯謀殺罪。將如何處
理。交涉滋多。案事不其煩劇。而所涉於國務者尤鉅。范駝
諍曰。噫。知王殺人。知之者蓋寡。語猶未竟。四周隱隱聞諠
譟聲。甚囂塵上。初。二人交述案事時。微聞街外轟鬧聲。及
茲聲漸厲。若街衆圍宮園旅社而吶喊。二人比欲憑窗外
瞰。臨街窗隔。玻璃嘩然碎墜地。似街心有人怒擲石。褚佛
曰。趣熄燈。范駝立往撥機括。室中電炬。應手齊滅。二人於
昏黯中。得從容近窗。悄自望街前。街心聚人至衆。道路爲
闔塞。呼噪中。聞街衆萬口同聲。聲聲罵妻。謂殺人者死。

不得以異國之君而縱容……殺人賊……殺人賊……置殺人者於刑……梟裘蝶二世頭以示衆……之聲。不絕於耳鼓。范駝大驚。容顏劇變。喑默而顧褚佛。褚佛微謂曰。孺子。句汝亦變色而知憂懼乎。三日以來。汝閉關坐此中。何由知外事。我自外間來。知事較汝真且切。殊爲汝憂恐。

街前人愈集愈衆。吶喊之聲亦愈厲。羣中有一人。長鬚而白。軀挺身衆前。若爲領袖。時時作語。呼聲隨其動止而起。落。其人似欲率衆撲入宮園旅社來。褚佛見狀。蹙眉曰。近來巴黎每有事。輒見若而人。溷身衆中。如爲主動。然我已目擊三兩次。茲又與身於此間。事若經挑唆。益不堪收拾。范駝亦異曰。其人非自稱窪烏窪者耶。胡爲而與於此。褚佛曰。此我所以異也。無何。遙遙見警士成隊自街外來。褚佛識之語。范駝曰。中區巡路隊也。此來。圍解已。果見隊警散雜羣衆中。且語解。且驅逐。聚者遂鳥散。

警隊驅散。譯者不及半句鐘。宮前街交通復舊觀。仍如平時之車如流水。馬如龍。褚佛范駝。明燈相向坐。范駝微憂感。不復似頃間嬉笑無顧忌。歛眉語褚佛曰。初不意事變之遽及此。今及此。可奈何。街衆胡爲而鼓噪。幸而無涉於我。以所欲得而甘心者。裘蝶二世也。我爲我。王爲王。又焉能洩我。褚佛應聲而嘗曰。蠢哉汝。句范駝訝怪。睇褚佛。不旁瞬。褚佛復詬曰。汝何其蠢蠢。汝與王。固二人。而今誰知者。事變及此。汝何能置身事外。汝真二世。人之視汝。固殺玉姬之兇。汝非二世。人識汝假皇帝。冒充之罪。尤其小焉者。或且疑汝爲戕玉姬之真兇。汝何以自解。范駝嘆喏曰。我拾玉姬於死後。胡由疑我殺之耶。褚佛曰。嚙。識此情者。又誰爲汝證其事。嗟乎。孺子。汝陷阱深矣。乃不自省耶。姑不論王之曾否殺玉姬。假定玉姬王所殺。而得汝如此。又何樂而不諉罪汝。汝縱具百隊。將何以自白。不寧唯是。又如有人轉瞬識破汝。省汝非二世。而汝又不知王所在。則殺玉姬而外。人或且誣汝並弑王。一日不見王。汝罪一日

不得雪。則將奈之何。語時雙手扶頭。有不勝憂戚之容。范駝聆言恍悟。若大夢初覺。惕然曰。君言當。句吾奈何不之思。陷泥淖而莫自拔。轉嬉戲以自娛。甚矣我昏曠。今若此。我奈何。褚佛愾然。嘿嘿有間。范駝忽起。步往衣帽間。取行杖。暨冠。褚佛曰。汝何爲。范駝率爾而對曰。我句我行爾。四周荆棘。滯此何爲。褚佛曰。汝何由行。社中耳目衆。偵探多。王者起居有端人窺詞。一舉一動。靡不在偵察中。汝能行乎。曷思之。范駝愾然曰。君言大有理。吾身宛其在請室。已而反詰褚佛曰。裴蝶二世究如何。君有所知否。褚佛搖首曰。殊茫然。范駝曰。二世何由竟潛蹤。未死未亡。決必有所在。褚佛曰。我惡知之。范駝恨恨曰。必得王蹤跡。我身乃清白。褚佛曰。誰謂不然。計將焉出。范駝無以應。二人餘憚思。

有間。不期齊念樊德摩斯。樊德摩斯。劇盜也。兇殘詭譎。蔑惡不作。而行奇突難捉摸。年來罪案之詭秘莫測端倪者。無一不有樊德摩斯操縱於其間。褚佛爲巴黎唯一大偵探。於一切奇案。無所不破。但自樊案發生後。數數與抗衡。十有九敗。范駝從褚佛合力謀之。歷有年。樊卒破網。莫從逮獲。玉姬之案。褚佛初以爲極尋常。及面范駝。詳聆所述。迴溯前事。一一玄奇爲從來所未有。玉姬死。二世失。一一發生於一刹那。而莫知其所以。范駝躬親其事。尤以爲詭絕。情色窮思慮。不期然而齊念樊。默忖玉姬之案。遮莫樊德摩斯所爲。否然者。案情不至如彼。其神出鬼沒也。

(未完)——留——

孩童之意旨最真

用棕欖香皂洗面浴身必有極舒適之快
 感苟以此皂與孩童應用無有不樂用者
 但孩童之樂用此皂初不知是優是劣祇
 覺身體得有快感耳
 然則既能使人得快感孩童且愛用之其
 佳可知矣



注意

現在市上所售之棕欖香皂
 其香料已經加重並改盛美
 盒益臻完善

各處大商店均有出售

上海四川路
 十二號棕欖公司啟



美國製

讀了浙西風俗誌奇

徐寶山

讀完了第五卷第十一期的小說世界，有一篇朱子惠君的浙西風俗誌奇，把舊屬金華府義烏縣的風俗，說得陸離光怪，簡直和雲貴一帶的苗族沒有兩樣。我是一個舊屬金華府蘭谿縣人，和義烏縣是接壤為隣；而且去年因為調查教育的事情，曾經兩次到過義烏縣，對於該縣的風俗，也曾經深深地考察一下，覺得和朱君所講的話，完全不同，深恐以訛傳訛，容易引起閱者的懷疑，所以特地寫了這一篇東西，以代更正。

(甲)服飾

義地自鼎革後，服飾一項，已漸趨時尚。朱君說：「寬袖大

服，竟若前清遺老。」這話簡直不對；婦女除却前清同光年間出世的以外，「其餘却沒有三寸金蓮，弓鞋盈握」的了。而且鄉村婦女，挑柴擔水，直可媲美男子，試問是三寸金蓮所可辦到嗎？至於男子，無論老幼，却是不留髮辮，不過朱君以為最可奇者，不曉得是什麼意思？

(乙)教育

義地學校，如今已有二百餘所，去歲水災，停閉不少，對於新學，並不痛詆，却是非常注意。現在青年在外面求學的很多，並不是小學畢業，就無「自立上進之志」；女子教育，也在極力提倡，城內的女學，共有二所，其餘的小學校，

還有男女同學的很多。

(丙) 嫁娶

婚姻嫁娶，大約服從舊制，這是無可諱言的。偶然有早婚，但是也居少數。至於「女子婚後，生殺子奪，一任男家，」這却從未聞見，而且未免蔑視女子的人格了！論到貞操問題，却比現在蘇滬一帶抱自由戀愛主義的好得多了，不曉得朱君的「婦女歌謠」一首，是從何處抄來？

(丁) 應酬

朱君說：「義地應酬，筵席大異，魚則係木製，無鮮魚，其餘雞鴨等菜，半生半熟，鮮血淋漓，」等語。沒有到過義烏縣的人們，驟然看了，定要驚為與蠻族無異！不知義地酬客，與蘇滬大同小異，一席筵資，所費不下十元，試問「魚以木製，」就是本地人見之，也敢下箸麼？

(戊) 迷信

寺宇殿閣，就是最開通的地方，也少不了有這項點綴品，何況義地？但是近來該縣，也多利用這種寺宇殿閣，做學校或是公共機關了。鬪牛之舉，却是有的，每年不過一次至三次，却不是一月三次，現在經地方長官出示禁諭，也逐漸減除，但也足見該縣人民尚武的精神，算不得是迷信呢。

(己) 刀匪

義地僻處山陬，故民多強悍，體質亦頗壯健，前數年西北兩鄉，雖有匪類發見，這也是被饑寒所迫，逼而出此的緣故，就是其他的縣分，想也常見，不能說是奇怪。至於「多無業遊民，間作敵血生涯」之說，是不可深信的事情。

(完)

增補事類統編

連史紙精印十二册 定價四元

自宋吳淑著事類賦後。補遺廣續。不止一家。此書爲丹陽黃氏增補本。集各家之大成而補其缺略。爲行用最廣之類書。我國學術。浩如煙海。歷代兵農禮樂之政。域內動植方物之奇。其搜輯萬有。別類爲目。羅叢殘繁。蹟之知識。而使學人之翻檢者。向唯類書是賴。然則類書之性質。不啻吾先民著作之百科全書也。今雖學術日新。而整理古籍。類書之功用自在。此書用上等連史紙。放大石印。本文註釋。大小相間。疏朗清晰。極便檢閱。

商務印書館寄售

家庭學校機關必備

全書四十四編
目錄如下

天象	教育	算術	東啓	政治	交通	租稅	蠶桑	美術	飲食	運動
時序	哲學	簿記	尺牘	法律	郵電	商業	染織	衛生	居住	遊戲
地理	文學	公文	楹聯	外交	財政	農業	製造	保育	家庭	音樂
歷史	書畫	契約	禮制	軍政	經濟	畜產	博物	衣服	醫藥	術數

全二册 定價六元

○ 日用百科全書 ○

商務印書館發行

文學研究會叢書

超	繁	愜	獄	飛	長	一	將	新	史	小	愛	一	阿	雪	工	小	隔	意	春	
				鳥			來	俄	特	人	羅	個	那		人	說		之		
				中			之	國	林	物	先	青	托		綏	彙	門	循		
				客			花	遊	堡	的	珂	年			惠		湖	環		
				人	星	人	記	集	子	葉	園	記	集	悔	集	夢	爾	朝	夫	刊
				人	星	人	記	集	子	葉	園	記	集	悔	集	夢	爾	朝	夫	刊
四角五分	三角	五角五分	六角五分	三角	三角	六角	四角	三角五分	五角	五角	七角	七角	四角	五角	六角	四角	五角	二角五分	三角	

復	青	灰	舊	春	狗	芝	遺	稻	梅	詩	新	莫	火	人	太	華	青	西
活	春	色		雨	的	蘭	草	靈	脫	之	月	泊	之	一	戈	倫	小	說
的	的	悲		之	跳	與	產	戲	靈	研	集	桑	災	生	爾	夫	說	發
的	的	哀	馬	夜	舞	菜	人	曲	戲	究	集	短	生	集	戲	人	發	達
的	的	哀	馬	夜	舞	菜	人	曲	戲	究	集	短	生	集	戲	人	發	達
五	四	七角五分	一元	七角五分	三角五分	四角	三角五分	九角	五角五分	六角	二角五分	五角五分	六角	五角	三角	三角五分	六角五分	五角

商務印書館發行



小孩子的問答

秋風

蘇有德是一個老工人。計算他的家當。還不足二十元。家裏却有三口兒。都靠着他。一個六十多歲的老頭兒。生利養活。一天做着活。領着工資。一家還有飯吃。一天做不着活。一家兒。便不能舉火。他做的工。又是一個泥水匠。碰着好天還好。碰着陰天。只好一家兒關着門捱餓。而且他年紀老了。力衰多病。因此又不免常常輟業。所以他的生活格外難上加難。

這一天正是十一月天氣。很嚴利的北風。吹得地下都成一片白色。晌晚時分。愈加寒冷。差不多的人家。便是貓狗也不輕易出來了。老工匠做完了他的工作。提了應用的傢伙。出了主顧家的門。買了幾個脆餅揣在懷裏。又買了些米和鹹菜。把一塊破麻包了。和傢伙一併提着。一步

步的。向那北風裏面。走將回去。這個時候。有錢的人。果然是狐皮貂皮上身了。就是差一點的。也都穿上三四重棉衣了。可憐他身上。只穿着一件七洞八窟窿的破夾衣。和一件破單袴子。在那窟窿裏。露出他那褐黑色的肉來。因為受了這寒冷的欺侮。都已變成青紫顏色。但是看他那走路的樣兒。好樣忘記了他身上受的寒冷一樣。他很快快的走過了兩條街道。天已全黑了。又轉了一個角。街道漸漸的小了。兩邊也看不見高大的屋宇。只有幾家矮小的草屋。和蘆葦做就的棚舍。地下也很不平整的。一高一低。滿地都是碎石子和凍實了的汗泥。老工匠走到這裏。將右手提的東西。換到左邊手裏來。伸了一口氣。好像快到家了的模樣。又走了一會。漸漸到了一座破舊不堪的蘆

棚前面。那蘆棚被風雨吹打得好似疎簾兒一樣。西北風進出。自由得很。一望而知。便是一個極窮苦的人家了。老工匠走到門前。用手一推。那門應手而開。裏面黑魘魘的。走出一個十五六歲的女孩子出來。顫抖着。他說道。爺爺回來了麼。老工匠隨口說道。回來了。又問道。你們自從我。今天早上出去以後。吃甚麼沒有。那女孩子很遲的回道。早上糜的粥。兩個兄弟吃了些。還有些在那裏。……老工匠你呢。那女孩子回道。統共不過那們一點兒薄粥。今天早上爺爺原是推着病出去的。倘若給我們吃完。爺爺一個病重回來。又吃甚麼呢。老老工匠歎了一口氣道。四兒。你也太大意了。從清大早起。到這個時候。一點東西沒有吃。不要餓壞了麼。而且你昨天。也沒有吃甚麼東西呀。說着。四兒便替老工匠提了傢伙。和米食兒。老工匠把門帶上。一同進了那黑魘魘的屋子裏。四兒把傢伙放在地下。老工匠便在一張三條腿的破板橙上面坐下。一面取出一盒火柴。點着板桌上。一個花露水瓶做的煤油燈。一面

從懷裏。取出一根小烟桿兒和一包板煙來。裝上一筒煙。在燈上燃了。鼓氣的抽着。似乎那煙。可以驅逐他肚腹裏受的寒氣一樣。抽了一會。又向他的孫女兒道。四兒。五兒和七兒呢。四兒回道。他們早起吃了粥。午後嚷肚子餓。看見人家吃飯。在家裏也吵着要飯吃。是我哄着到外面拾柴火去了。還沒回來呢。老工匠抽着煙。點點頭道。咳。也難怪他們吵啊。說着。從懷裏掏出三個脆餅來。格在桌上道。這是我在街上買的。你吃一個。留兩個給你兄弟們吃。四兒道。我不吃。兩個留給兄弟們。一個爺爺吃了罷。老工匠一面磕着煙灰。一面說道。我方才在主顧人家。已經吃了些東西。還不餓。你一天沒有喫東西。且喫了罷。米我已帶回來。停一回再煮粥。大家一齊喫便了。四兒聽了。便拿了那餅喫着。老工匠又抽了一筒煙。猛然向四兒道。今天王大爺來要錢沒有。四兒正在喫餅。聽說連忙丟下說道。怎的沒有來。今天來過兩次了。頭一次我回爺爺不在家。他走了。第二次又來。問爺爺回來沒有。我回他沒有回來。他

問我前月借的三吊錢。幾時可以還他。我回他有了便送給他。他要我給一個一定的日期給他。我說不能做主。等爺爺回來再說。他氣沖沖的走了。嘴裏噁哩咕嚕說了一大片。說等爺爺回來。還要來呢。正說之間。只聽得那板門上。搗得砰砰碰碰的聲響。四兒道許是又來了。老工匠歎了一口氣道。這也叫做無可奈何啊。說着便丟了煙桿。立起來把門開了。只見兩個小孩子。縮着頭挾着兩把枯枝碎草。一個喊道。爺爺回來了。他們兩個見了老工匠。都帶着歡喜的笑容。把拾的柴火。格在地下。那個小的。先拉着他的破衣裳。喊道。姊姊說。爺爺許我的肉饅頭帶回來了麼。老工匠回到屋裏。坐下。歎了一口氣道。家裏飯還沒有得喫。你還想喫肉饅頭麼。那孩子聽了他爺爺說的話。臉上露了很失望的樣兒出來。登時收了他方才的笑容。把兩隻小手。摸着眼睛哭將起來。那個大一點的。立在一旁。也帶着沒趣的樣兒。看着他爺爺。那不高興的臉上。四兒見兩個兄弟的模樣。便從桌上拿了一個脆餅。向他

那小的一個兄弟道。七兒不要哭了。爺爺帶回來的餅在這裏。拿去喫罷。七兒見了餅。便止住哭聲。用他揩眼的小手。搶了過去就喫。他哥哥五兒。看見兄弟喫餅。一面看着桌上的餅。一面看着他姊姊和爺爺的臉色。不敢開口。站在一旁。痴痴的盼望着。四兒見了便道。五兒也想喫麼。這裏還有一個。你也拿去喫罷。五兒聽了。便又變了笑臉。在桌上拿了那個餅。一面喫着。一面還看着他爺爺的臉色。老工匠心裏想着那爲難的債務。和那可怕的債主。腦海裏充滿了恐怖和煩惱。都在那三吊錢上。眼睛裏面。一絲一毫也沒有關心到他的孫兒和孫女兒的身上。略略沈靜了一會。四兒便向他爺爺道。爺爺。天不早了。把米拿出來煮粥罷。老工匠痴坐着。好似沒有聽見的一般。四兒又高聲說了一遍。他才覺得說道。果然不早了。說着便從他那泥水傢伙旁邊。取了他的米包。將他一天在風雪中勞工換來的一升米和幾片鹹菜。交給四兒道。四兒。你今天拿一半煮粥。留一半防着明天下雪不能出去。四兒接

了。把葉蔽連包的乾荷葉，格在桌上。又在桌子傍邊，一隻破缸裏，敲開凍，舀了一瓢水，分一半米洗了。傾在門背後行灶上小鍋子裏。然後在行灶的下面，搗了他兩個兄弟拾的枯枝碎草，生了火，慢慢的燒着。熊熊的火光，照在那間屋子裏。大家都很沉靜的。老工匠坐在橙子上，腦海仍脫不了三吊錢的思想。兩個小孩子喫完了餅，把他們的小手指，含在口裏，一聲不響。

驀地裏，五兒問着他的爺爺道：「爺爺，我們牀頭前的蘆芭壞了。風從蘆芭眼裏吹進來，頭腦子也吹痛了。爺爺前天不是說天快下雪了，再不修便不能睡覺了麼？現在快要下雪了，怎的到又忘記了呢？」老工匠聽了，眉毛皺了一皺。面上又添了一重憂愁，長歎了一聲。向他的孫兒道：「五兒，我那裏忘記了。修一修又要配一扇新蘆芭，不又要四五百文麼？現在那能顧到呢？只好過一兩天再說罷。」五兒聽了，好像也明白他爺爺說的話的樣兒，楞着他的小臉，垂下頭來，使不開口。這時候，那小七兒又鼓着他的不高興

的臉，愁嘆道：「爺爺不是常常替人家造房子，爲什麼不能替我們自己造一座好的房子呢？難道我們造成功的房子，只該別人家住，不許我們自己住麼？」老工匠聽了，又添了一重刺激。痴痴的只對着那行灶的火光出神，並不去回答他的孫兒。七兒見了他爺爺的樣兒，又追問道：「爺爺，你不高興麼？老工匠很厭煩的看了他一眼，仍不去理他。他的哥哥，五兒，年紀比他大些，知識也比他高些，牽着他的手道：「兄弟不要再麻煩了。爺爺心上有事呢。我們替人家做工，拿了人家的錢，做成功的屋子，自然不能住了。七兒聽了，又問道：「他們有錢也是做工賺來的麼？」他哥哥回道：「不是，他們也有的是他們祖宗傳給他們的遺產。也有的是做官做生意賺來的。七兒又問道：「我們的祖宗怎麼不給遺產我們呢？不然我們也有錢給人家，叫人家造房子給我們住了，也不至於要爺爺這樣喫苦想心思了……」做官做生意容易賺錢麼？我們爺爺怎麼不去做官做生意，要做這個苦工匠呢？他說完了，他哥哥還沒回答。他

的姊姊。燒着火道。七兒怎樣這樣傻法。祖宗也要有錢有遺產。才可以傳給我們。沒有錢沒有遺產。又拿甚麼傳給我們呢……做官做生意。也要有錢才行。我們爺爺怎樣能做到呢。七兒聽了。又楞了一楞。忽然又問道。姊姊。你說祖宗也要有錢。有家當。才能傳給我們。我們的祖宗。沒有錢。沒有家當。所以沒有傳給我們。他們的祖宗。又那裏來的錢。傳他們的呢。你又說做官做生意。也要有錢。我們爺

爺沒有錢。所以不能做官做生意。他們又從那裏來的錢。做官做生意呢。難道天一生下人來。便有的有錢。有的沒錢麼。四兒聽了。覺得沒有話可叫他兄弟了解這個問題。只有燒着火道。七兒真傻。這樣說法。他還是不懂。其實這個問題。別說七兒。就是有知識的學者。恐怕也要費一番研究呢。

(完)

清名畫家軼要

楓江筆記

黃野字日林。松江人。性情狂怪。凡見禽蟲草木。描寫逼真。又善畫馬。初野畫馬。少骨多肉。後遊邊塞。遇一畫師。見野所作。謂之曰。子之技佳矣。奈何使驂騑喪氣。如唐之韓幹耶。野聞言頓悟。自此其技大進。

翁嵩年字康飴。錢塘人。善山水。以枯瘦之筆。作杖巒峯岫。氣質古雅。無一俗筆。康熙時。官廣東學政。致仕歸里。有別業於西湖。退休其中。以詩酒書畫自娛。

陸鳴字日爲。華亭人。性狷癖。人以痴呼之。善山水。自成一局。其法用挑筆密點。由淡及濃。不惜百遍。所居在超果寺南。欲得其畫者。每登寺一覽樓。望其家炊煙至午後不起。乃持銀米往易之。否則終不可得。



強壯健康之兒童

世界上數百萬日新月異之兒童皆日食而又愛食此桂格麥片也

桂格麥片為吾人發達肌肉敏捷腦筋培養神經增加精力及保護齒牙其特長之各點任何食物皆莫能及

桂格麥片力能助兒童天然生長之不足保壯年之元神及精力

此麥片裝於鐵罐之中而又曾加高壓密封所以其原有之質味永遠不變

本行印有詳細食法函索即寄

總經理 上海廣東路二號 寶勒洋行

分經理 天津信申公司 香港同益洋行 漢口荷亨洋行 和記洋行

各處大百貨

店均有出售



諷刺畫

戀愛問題

龍游丘



「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這八個字造成的婚姻，現在差不多要完全推翻了。因為這是強權的，包辦的，不能發生兩性深密的感情的。

戀愛，戀愛的聲浪，現在正同爐子裏的水到了沸點一樣，很強有力的鼓噪起來，青年們爲了自己一生的幸運起見，當然要仔仔細細研究一下，但是撇開了真理，糊裏糊塗的只嚷着自由戀愛，戀愛自由，拚命向着黑暗之途走去，那末這種結果，還堪設想麼？

戀愛自由，這個問題是很難解釋的，而且實在同毒蛇一樣。一個不慎，便要被牠纏牢，擺脫不開，或者竟被牠纏死。（作者道，近來接到許多封信，都爲戀愛問題，不能解決，因此將意見說出，求人們援助的，也有許多說他友人爲不能達到戀愛目的而自殺的故云。）但是能够同蛇丐一樣，從真正之理去解決他，或者也可得着圓滿啊。

青年們，要了解自由戀愛四字的真理，究竟應當從何着手呢？



吉 利 保 安 剃 刀

惟用真正吉利保安剃刀
然後有十分安全之修葺

爲世界上
最銳利之剃刀
最安全

惟用真正吉利保安刀片
乃能得確實舒適之修葺

吉利保安剃刀片在美國製造每片均用臘紙
固封久藏不銹真正之吉利保安剃刀及刀片
其上均有菱形鑽形爲記欲辨真偽只須認此

各處大百貨店均有出售

上海廣東路二號
香港雪廠街五號
同益洋行經理



續
野人記
(續前)

曹梁廈

(原名 Tarzan of the Apes by E. R. Burroughs)

第九章 鬪獅

舍屯南行這一天，北方來的郵車，帶到一封達拿給太山的信。又教太山想起舊事，反添了一番傷感。這并不是他厭惡達拿寫信給他，其實他也急於要知道一班老友的情況，不過讀完之後，一縷情絲不免牽惹到倫敦去了。信上寫道：

太山兄鑒，前上寸緘，寄發後弟即因事赴英。抵倫敦之次日，忽於途中遇君之舊友菲蘭度君。渠即邀弟過其旅館一談，在彼又遇卜德先生琴痕女士及其女僕馬利。繼而格蘭頓亦至。晤談之下，始悉琴痕女士與格蘭頓婚期在邇。格因父喪未除，不欲過事招搖，祇柬邀親族觀禮而已。弟與菲蘭度密談，據云，格已循琴痕女士之請，婚期改訂者三次矣。察琴痕女士之意，似不甚願早諧姻眷，遷延復遷延，此次或有成禮之望。彼等均存問君之行止。弟守約隱君前事，但以近狀告之。諸人中以琴痕女士為尤深念舊之情，絮絮詳詢，不厭繁瑣。弟語以君意急欲

返斐，視過歸故土爲樂。弟事後深悔失言，以渠聞之，蓋惓惓於君之艱苦，芳心重增憂慮也。

一船人葬身魚腹不止也。

弟於前日回巴黎。昨於馬場遇古特子爵夫婦，均矚致

意。古特確甚昵君，往事已不復置懷。倭僭玉顏依舊，惟

風韻略減耳。倭僭聞其兄言，昔日之仇，志在必報，將取

君命以爲快，心竊憂之。故以二萬佛郎爲代價，囑其遠

行。以免君日後回法，再與相遇，自此杜絕後患，渠心大

慰。古特之意亦甚以爲然。惟渠信雖有數百尼古拉，不

能抗君一人，蓋於君之勇力，佩服至於極地矣。

弟近奉上帝命回領艦視事。二日後即須從哈扶啓旋他

往，賜書請寄該艦轉交。書不盡意，臨穎神馳。

弟達拿謹啟

吞寧登與之偕來。彼有帆船一艘，擬駕之作滄海之浪

遊，意欲先繞斐洲海岸，航行一周，且慫恿諸人爲伴。弟

當時亦在與邀之列。惟弟即以直言正告之曰，脆弱之

帆船，決不能任重致遠，乘風破浪，與輪艦爭衡。若不及

早改計，必貽後悔。弟恐言者諄諄，聞者藐藐，不至斷送

太山讀完了信，自言自語道，我想倭僭的兩萬佛郎，是白

白的送了，毫無效果。再拿起信來，把說到琴痕卜德的地

方，反覆看了幾遍，好像很有滋味，也不過是在黑暗中尋

着一線光明，聊以自慰罷了。

三星期平安過去，無事可說。太山又有幾次看見那個鬼

鬼祟祟的亞刺伯人，有一次和裘納威說話。不過太山雖留心偵查那人的住處，然竟毫無頭緒。

裘納威和太山本來不甚合意，近來更是有意避開，遇着會面的時候，神情上也顯然是和太山有意見。太山因為要避人耳目，不得不裝作喜歡打獵的樣子，天天在菩薩壇近處遊獵。有時終日在外，表面上是尋羚羊，其實他看見了那可愛的小獸，靠近面前，還不拿鎗出來打他。因為他總以為欺這種懦弱無能的畜生是有傷天理，毫無樂趣，所以他從不無故殺生，更不肯把殺生當作一件娛樂的事情。他最喜的是做鋤強扶弱的事，就是為自己飢寒所迫，也要揀一種猛惡的野獸，才忍食其肉而寢其皮，若說是肚子吃飽了，拿着武器去傷害可憐的馴獸，他就認為比傷殘同類，還要暴虐些。因為這個緣故，他不很願意和人家同去打獵，恐怕動人家的疑心。

有一次他幾乎送了性命，也是因為孤身出獵的緣故。那一日，他正騎着馬在山谷中盤桓，忽聽背後起了鎗聲，一

彈飛來，從帽頂上穿了過去，險些打中了頭顱。到得縱馬上山追尋放鎗的人，連影子都不見了。一路回到菩薩壇，始終不曾遇見什麼人。他即恍然大悟，自言道，我知道了，倭僧的兩萬佛郎果然是白費掉了。那天晚上仇蘭請他同餐。席間問他道，你打獵的成績，不見得很好，是不是呢。太山答道，不很好，這裏的野獸都很胆小，躲着不出來。我又不很喜歡打小鳥和羚羊，所以我頗想再望南去，設法打些獅子。仇蘭道，那是再好也沒有了。裘納威少佐纔和我說，昨奉上官命令，着我們帶兵百名，向南方一個區域去剿匪。我們明天本要出發到吉爾番去，你可以和我們同走。我們或須有機會陪你獵獅哩。你的意思怎樣。太山聽了自然十分高興，滿口答應。仇蘭那裏知道太山欣喜的真原因。裘納威那時坐在太山對面，聽見仇蘭約太山同行的話，面上露出不愜意的樣子。仇蘭又向太山道，你要覺得獵獅比獵羊有趣得多，並且危險得多。太山答道，獵羊也一樣有危險的，獨身出去，更是危險。今天我就受

着這種經驗，并且我覺得羚羊雖是最懦弱的動物，然而不是最陰險的動物。他說這句話的時候，把眼睛向裘納

威偷瞧了一瞧，因為

他不願意明白表示

他的疑心，但是想探

一探裘納威和近來

的事情有沒有關係。

果然裘納威面上紅

了一紅，太山就明白

了，也不再說下去。

次日早晨，那隊人馬

從菩薩壇出發，後面

還跟着六個亞刺伯

人。太山就問仇闌這

些是什麼人。仇闌答道，他們和兵隊是沒有關係，不過為

路上有伴，好熱鬧些。太山已經知道亞刺伯人的性質，是

不喜和生人結伴，見了法國兵隊，更是疑忌，決沒有結伴同行的道理。內中一定有別的緣故。他不得不特別注意。

但是那些人總跟

在後面，相隔半里

光景，不上前來，不

好仔細查察。太山

心裏暗忖這一班

人一定是刺客，大

概是陸可夫買出

來刺他的。不過行

刺的目的是報仇

呢，還是和裘納威

的事相關呢，他一

時不能斷定。但是

樣說來，太山有了兩個很利害的仇人，都有很好的機會

從近來所遇的事情推測起來，裘納威甚是可疑。若是這



太山獨留谷中候裘納威

結果他的性命，因為在這裏荒漠的地方，要暗中殺死個把人，決不會動人疑心偵查出來的。

兵隊在吉爾番停留了兩天，便得了盜匪正在西南方行劫的消息，立即要出發追剿。那隊亞刺伯人從菩薩壇跟到吉爾番，直到兵隊開發的前一夜，忽然失了影蹤。太山在各方面打聽，都說不知道他們到那裏去的，也不知道他們為什麼去得這樣匆忙。在仇蘭發令教兵士預備次日開拔之後，他確看見裘納威會和一個亞刺伯人說話的，所以覺得情勢很是不妙。仇蘭和太山知道行軍的路線，兵士不過奉命開拔，並不知道上那裏去。太山疑心裘納威是暗中洩漏消息給那些亞刺伯人。

兵隊啟行，走了一日，到向晚時候，就在一個蠻村左近，紮起營帳過宿。那裏土人的牲口，也被流匪搶光了，許多看守的人也殺死了。土人看見兵隊到了，都從羊皮的篷帳裏鑽出來，爭着向兵士問訊。因為那些兵士都能懂得土語的。太山自從和阿字都認識之後，也學習了許多亞刺

伯話，勉強說得幾句。到那裏會長上來參見仇蘭大尉的時候，便向他從人中打聽消息。據他們說，這幾日來不曾看見有什麼亞刺伯人從吉爾番來的，大約到別的村落去了。更兼那些在近處山上的盜匪，行蹤出沒無定，也常成羣結隊到菩薩壇或別的市鎮去。這六個人也許是盜匪的頭領，到熱鬧市鎮上去探消息的。

次日早晨，仇蘭把人馬分作兩隊，一隊歸他自己統帶，一隊歸裘納威統帶。預備分頭入山搜剿盜匪。仇蘭向太山道，你願意跟那一隊去呢，或者你的目的是逐獸不是逐人，不願意跟我們去麼。太山急道，我也很願意去看看熱鬧。一面說，一面心裏想怎樣可以說要和裘納威同去的話。那知裘納威在旁，倒湊上來道，我很想太山先生這一次賞臉，陪我同去，不知大尉可願意麼。說話的神氣很是懇切，不像是故意敷衍的。太山當時覺得他殷勤得有些過分，不過正合他的本意，豈有不立刻答應之理。所以太山和裘納威兩馬當先，領了一小隊士兵去了。但是裘納

威的殷勤勸駕，究竟不是出於誠意，走了不多時，他的本相又露出來了。太山也不去理他，只是隨着他走。到得上了進山的路徑，地上就崎嶇不平，很不容易進行。到晌午時候，已是人疲馬乏。兩面都是高山，中間一條峽道，止容得單人獨騎，魚貫而行。裘納威就命兵士下馬，在一條流泉旁邊作餐，休息了一點鐘，繼續前進。不久走到一個山谷，四面都是石壁，有幾條峽道通出去。他們在這一塊平地上停住。裘納威立在中間，仰頭向四圍山岡上觀看了一回，便下令道，我們須再分隊進發，向各峽道中出巡。於是他指名分派，化作數小隊，每隊委一下級軍官帶領。分派已定，即向太山道，請先生在這裏等候我們的消息。太山正要開言，裘急止住道，剿匪是我們的專責。再望前去，恐怕要和盜匪接觸，局外在旁，不但無益而且有損，非請先生留步不可。太山道，但是我也願聽指揮，助一臂之力，決不有誤軍機。我本是爲此而來的。裘冷笑道，原來如此，你也太好管閒事了。不過行軍的事情，由我作主，別人

不能改變我的軍令。我命你暫留在此，不許同去，休要多言。說時聲色俱厲。說完了，撥轉馬帶領衆人各自奔出山谷去了。止剩得太山一人，靜悄悄的策着馬，在熱烈的日光中，守着山谷。他只得沒精打采的下馬，牽到樹陰下拴住，自己坐在地上，取火吸煙。心中細想裘納威這東西，真是可惡，當初要他同行，原來是想這樣作弄他的，可算得是毫無意識。繼而想到這種舉動，太覺蹊蹺，內中必定還有作用。隨即立起身來，從鎗袋中取出了來福，細細察看子彈果然裝足。再拿手鎗出來，也驗看一番。又在周圍岡子上和峽道口巡視一回，揀了一個穩當的地方，坐下來靜候變化，不敢疏忽。眼見得紅日西沈，沒有兵隊回來。不久全谷都是黑暗無光，太山還認定他們約在這裏相會，不肯獨自回去。況且他在黑暗中倒格外安心，不怕有人放冷箭了。不論什麼東西走近他，他的耳就聽着了，他的眼睛在黑暗中也可以看見東西，他的鼻子又是很靈，上風有什麼危險的東西，一嗅就知道了。所以他覺得在那

時不怕有什麼危險，便背靠着樹，朦朧睡去。過了幾點

來了。太山徐徐拿起鎗來，這是他生平第一次用火器打

鐘，忽然被馬嘶聲

龐大的野獸，從前總是用長鎗，

驚醒了。張眼一望，

毒箭，繩刀這些

明月在天，真是絕

東西，或者竟是

好的夜色。在他前

雙手空拳，這次

面十步遠近，立着

有了火器，倒不

一隻奴邁，屹然不

覺得十分如意。

動，雙目炯炯，長尾

奴邁的前腿往

拖在後面顫動，毛

後一縮，身子緊

色純黑。太山無意

貼在地上，當面

中竟遇了這威名

只見一個毛髮

赫赫的黑獅，心中

紛披的大頭。太

好不快活，好像多

山知道他受鎗

年的老友，久別重

之後，拚命的撲

逢。再揉了揉眼睛，

仔細望了一望。那時黑獅已伏在地上，作勢要向前撲過



太山在谷中遇着奴邁

山的坐騎立在背後，嚇得渾身發抖。太山放開脚步，往側裏慢慢的移動，奴邁身子不動，祇用眼睛釘住他望。太山舉鎗，對準他太陽穴，扳機就放。同時奴邁撲了過來。那坐騎驚得死命的拉脫了韁繩，向峽道上狂奔去了。換了別的人遇着奴邁，決計難逃性命。不過太山是與衆不同，從小有了許多訓練，到得緊要關頭，不會張皇失智的。奴邁的爪雖是很利，身子雖是縱得很快，但是太山還要比他快，所以奴邁起先以為美味當前，可以大嚼一頓，豈知撲



太山起來從側面打去

了一個空，自己倒反撞在樹上。太山趁這個機會，又接連放了幾鎗。等到奴邁轉身，太山早已避開。奴邁大吼了幾聲，便倒在地上，一命嗚呼。那時太山又顯出原身，把一腳踏住獅身，仰起頭來，伸長了頸，對着明月，大嘯了一聲。空谷迴聲響應，益發可怕。嚇得荒山中棲鳥狂飛，百獸震恐，近山村落中的蠻人老少都從夢中驚醒，把頭鑽出了篷帳，對着山岡遙望，疑惑山中又來了什麼噬人的怪物。

離開太山一里光景，有了幾個身穿白衣帳的人，拿着長桿的火鎗，也聽見了這怪聲，立定了，互相探問這是什麼兇獸。又聽了一會，不見動靜，才放輕脚步，悄悄的向山谷走去。

太山完全明白裘納威是從別路抄回去了，有意把他丟下在荒山中間，要教虎狼獅豹，替他行事，可見他的計慮很是周密。不過太山仍舊佔了勝着，於是決計尋路下山，見了面和他理論。但是坐騎已失，祇好步行。太山才離開山谷，那一隊白衣帳的人就進了山谷。四散搜尋，不見太山影蹤。但見一面樹陰裏，地上橫着一隻已死的黑獅。大家圍攏來看，都暗暗稱奇，商量了一會，便向太山所走的那條路上追來。

那時太山的環境，和從前在荒林的時候有些相像，又在鬪獅之後，得了全勝，精神百倍，跨着大步，一路行來。有時停步細聽狼豹的叫聲，好似聽見了鄉音一般。到後來在各種聲音之中，忽然有了許多人赤足在地上走的步聲，

從他後面跟來。他想在這深夜，決不會有人趕路，若說是裘納威的兵隊，又不會沒有馬蹄的聲音，恐怕是什麼歹人追來殺他。步聲越來越近。太山就立定，回過身來，對着後面，果然看見一個白衣服的人影在月光中晃了一晃，太山使用法國話喊道，來者何人。喊聲未絕，一彈飛了過來。太山猝不及防，應聲向前倒下。不知太山性命如何，且聽下章分解。

第十章 遇救

太山中鎗跌倒之後，那些亞刺伯人還不敢走上來，等了一回，看見太山不爬起來，才從黑影裏衝出來，圍住太山細看。見他氣息奄奄，知道還不會絕命。一個人就舉鎗對着他的腦門要打，旁邊的人忙止住他道，我們活捉他去，還可以多得些賞金，豈不更好。他們就把他的手足都綁了起來，四個人把他身子托起，扛在肩上，齊向沙漠走去。出山之後，轉向南方，到天色微明，他們會到了兩個同黨，帶着他們的馬匹，等在約定的地方。太山也醒了轉來，受

着的鎗傷，是在太陽穴旁邊，彈子從皮上橫擦過去，刮了一道深槽，不會傷着骨頭。那時血已止住不流，不過滿面都凝了血跡，眉目模糊，衣服上也是許多斑點。他們把他縛在馬背上，他只是閉着眼睛，也不掙扎，也不開口。他們也不和他說話。走了六點鐘的工夫，一路都是酷熱的沙漠，大概他們是有意避去草場，恐怕被人注目。晌午時分，到了一個蠻村停下了來，把太山解下了馬，就有許多土人男男女女老少圍了一大堆，看見太山被繩子縛住橫在地上，都想把他戲弄。有的拿了石子來拋，有的取了樹枝來刺，末後來了一個會長，把他們趕開。那會長道，我聽說這個人單身坐在山中，會把一個黑獅打死。這種好漢是難得看見的。至於那個外國人爲什麼委託我們去捉住他，我也不知道。到將來我們把人交給了他，結果是怎麼樣，我也不管。不過像這樣的好漢，會在夜裏和大頭獸王交手，竟然傷了他的性命，我們應得敬重他。孩子們，快把他抬到篷帳裏去，給他一頓飽食，好好的看待他，

等到那個外國人來再說。太山幸虧有這個救星，不會吃着土人的苦頭。得到篷帳裏面，睡在草薦上，手足還是有粗繩縛住，要掙扎也掙扎不脫。帳外還有一個土人守着，要逃走也逃走不了，只好耐着性子靜候機會。到天色向晚，許多人走進帳來，都是身穿亞刺伯衣服。內中一個人走到太山身旁，揭開遮着半個面孔的衣領，原來不是別人，正是尼古拉陸可夫，露出冷酷的笑容開言道，太山先生久違了，想不到你會降尊到這裏來。你爲什麼不立起身來迎客呢。旋厲聲道，畜生，快立起來。就提起脚尖向太山身上亂踢，一面踢，一面說，今日到我手裏，就要教你知道尼古拉不是好惹的。太山只是不開口，也不把正眼望他。到後來立在旁邊的會長看得有些不服氣起來，便來攔阻道，不許再踢。你要把他殺死，這是你的事情，我不管。但是在我這裏，我不願見勇士，受這樣的侮辱。照你這種甕中捉鼈的行爲，我實在有些不服氣。若是我把他鬆了綁，看你還有什麼本領去踢他。陸可夫聽了

這話，立即停止，因為他很知道太山的綁鬆了，就和放虎離山一樣。便向會長道，那麼，我把他一刀殺死就完了。會長道，你要殺他，須

要到別的地方去，在我的境界裏頭，我不許有這件事。出了我的境界，由你怎樣的處置他，我都不管，我祇要沒有法國人的血，塗在我們這裏，不至於到將來我們受着連累，代別人擔斤量就是了。陸

可夫恨聲道，我就依你的話，把人交給我帶去，到沙漠上殺他使了。會長道，你把他帶去須到離開我的境界有一

天路程的地方，纔許你作主。我派幾個手下人陪你出去，你若是不依我的話，我就教他們把你一併殺了抵命。陸



大 山 被 縛 臥 在 篷 帳 中

可夫聳肩道，照這樣說來，現在天色已黑，我要等到明天，纔好行事了。會長道，隨你的便，不過明天一早，你須離開我這裏，我

想抗辯，不過看那會長的樣子不是好惹的，所以一言不發，跟着他走出帳去。到得帳門口，還回過頭來向太山道，

你趁早祈禱，免得明天怨天恨地起來，喪瀆神明。我望你今夜睡得舒服。果然太山在黑暗中，朦朧睡去。到得醒來，覺得又餓又渴，幾次三番，向帳外把守的土人討些水喝。土人只是不理。太山無可奈何，祇得忍着。遠處山中獅吼的聲音，隨風送來。太山聽來，自念和同類相處以來，所遇的危險比和獸類相處的時候更多，人心的奸險，確是可怕。獅吼聲越來近了，太山頓覺狼性復活，也要呼嘯起來，苦的是身子被縛，不得動彈，掙扎一回，繩子動也不動。又想到現在時候約摸已有半夜，再過幾個鐘頭，就要性命難保了，看這情形，要想絕處逢生，恐怕是沒有希望了。倒很羨慕外面的獅子，可以逍遙自在。正想之際，忽聞一種東西在地下爬走的聲音，從帳後靠山的那邊來的，愈來愈近，仔細聽他過去，繼而寂無聲響，太山詫異非常，因為他明明聽見有動物爬近帳篷的聲音，忽而連動物呼吸的聲音都沒有了，竟想不出是什麼道理。等了一會，那東西又爬動了，快要靠近了。太山轉過頭去望，但見篷帳的

後部慢慢的掀起來，有一個東西爬在地上的黑影。外面天上星光閃爍。太山就想我本巴不得一個野獸來把我吞了，好教陸可夫明天還是失望，不能親下毒手。我被野獸咬死，倒是爽快快，大妙大妙。那時篷帳又落下了，帳裏仍是漆黑。那東西又動起來了。太山不知是什麼動物，但覺已在身旁，只得閉着眼睛，等他的利爪撲來。接着覺得面上有溫軟的東西撫摸上來，耳邊有極微的聲音喚他的名字。太山答道，我是太山，你是什麼人。那人答道，讓舍的胡賴妮。太山就覺得他動手用刀割斷他身上的繩索。不一會，身子就完全自由了。那女子道，快走。太山跟着他在地上爬到帳背後，仍照他進來的方法，鑽了出去。一路把身子伏在地上，輕輕爬到一叢矮樹旁邊坐下。太山靠近了胡賴妮的身，便問道，我不明白你爲什麼到這裏來。你怎樣會知道我被囚在這裏，又怎樣會單身來救我的性命。胡賴妮微笑道，我今夜從遠處趕來的。我們須趕快上路，逃出危險，事不宜遲，讓我們一路走，一

路說罷。他們就立起來，向山坡方面飛奔而去。

胡賴妮開言道，今晚黑獅在外邊尋食，我下馬後一路上走來，聽見他的吼聲跟在後面，疑惑他看中了，我嚇得心驚膽戰，又怕救不到你，倒送了自己的性命。太山道，你真是個有膽量的女郎，并且你冒了這樣的險，來救一個外國人，更是難得。胡賴妮道，你當初救我逃出火坑的時候，也只當我是一個尋常女奴。我現在知道你有急難，若不舍生來救，也不像是舍屯酋長的女兒了。太山道，但是怎樣能夠知道我有急難呢。胡賴妮道，我有一個表兄，正在這裏探望朋友，看見你被他們捉來的。他到家之後，就告訴我們，說是這裏的酋長，替一個法國人出力捉住了一個身長力大的白人，要想傷他的性命。從我表兄嘴裏說出來的形狀，我就猜一定是你。但是我的父親又有事出去了，我一時沒有主意。部落裏的人又都不聽我的命令。我雖是央求他們出來救你，他們只是說，不干我們的事，讓他們白人自相殘殺，我們犯不着去多惹是非。所以

我也無法可施，只得連夜飛騎，獨自趕來，見機行事。我并且帶了一匹坐騎來，預備給你乘坐的，我把他們先拴在一個地方，再來救你的。算來到天明，便可回到我們部落。那時我父親也在家了，就不怕有什麼危險了。他們走了一刻。胡賴妮又道，我們應該到拴馬的地方了，怎麼我不看見他們。尋了一回，又道，他們跑走了，我記得是把他們拴在這裏的。太山俯身在地上細看，見有一顆粗根的野樹，連根拔起的形跡，又見近處有獅子的足跡，便哼了一聲道，黑獅到這裏來過了。不過我們的馬匹比他跑得快，不會膏他的饞吻。但是我們除了步行，沒有別的方法了。他們二人沿着山麓的路走去。胡賴妮從前在近處一個部落裏住了幾時，所以路徑很熟，在前引路，太山跟在後面。胡賴妮的腳步小，太山怕他疲乏，不敢放步快走。有時還駐足細聽，看後面有沒有人追來。

那時是下弦時候，半圓的月影才到中天，清光微照，萬籟無聲。後面一片茫無邊際的平沙，有幾處棗樹叢生，好似

黃海之中特起島嶼。太山在這孤寂的環境中，不免有種種心事，陡上心來。看着那在他身旁的女子，萍水相逢，竟成知己，可算得是一種奇遇了。那女子心中盤算馬匹已經失去，單靠兩足，恐怕難逃後面的追騎。二人都不言語，脚下的路也更是崎嶇起來，曲折迴環，越走越慢。正走到一個轉灣，他們就止步不前。有一隻黑色的奴邁攔住去路，兩道兇光從那兩隻碧綠的眼睛中射出，張口露牙，用長尾在兩邊擺來擺去。看見了他們，便放聲怒吼。大概是



太山又遇奴邁

餓了多時，遇着美味，益發興起，知道人類是最不中用的東西，跑也不會跑，咬也不會咬，爪也不會爪，從前沒有一次不是給他吃一個飽。他想今夜現現成的放着兩個在面前，不用費力，就可到口了。太山急伸手向胡賴妮道，你的刀。胡賴妮從身邊拔出刀來，把刀柄送入太山手掌。太山接住了刀，便把胡賴妮拉過來，向背後一推，又道，你趕快跑回到沙漠方面去，等着，我若叫你回來，你就知道沒有危險，

純飛館筆記

仲可徐珂

爲子擇婦爲女擇婿之道不一端。尤要者在測驗智愚。使吾子吾女而爲中人之資也。得婦得婿乃下愚。其所生者必下愚矣。反是。則中人之資。所生者進化而必智。珂閱人多矣。屢試之屢驗。今姻婚尙自由矣。彼此之智識。其亦知力求平等否。

再來尋我便了。胡賴妮答道，死期已到我要逃也逃不了。太山催他快走。那女子退了幾步，躲在路旁等着，眼見得黑獅對着太山走上來，嚇得面如土色，心中懊悔自己要救太山，倒反教他早送了性命。

黑獅的頭低下，鼻子靠近地面，後面的尾巴挺直，緩步向前。太山把身子蹲下，手中一把亞刺伯刀映着月光，冷光四射，確是一件好武器，他有了前夜的經驗，更加從容不迫。在那女子眼中看來，太山像是一個勇神，會見了大頭

獸王，毫不懼怯，要是換了那裏的土人，一定要跪下來，哀求饒命，再沒有膽子敢拚死一鬪，其實橫豎是一個死，抵抗也如此，不抵抗也如此。一霎時黑獅已到了太山面前，把身子伏下，一聲狂吼，撲了過來。等到獅爪落地，太山已跳出丈外。不等黑獅轉身，一箭步已到他肩後，一把抓住鬚毛。獅子舉起前腿，直立起來向後仰去。太山就把虎臂抱住他的咽喉，用刀猛刺，激怒得那大頭獸王發起狂來。欲知太山勝負如何，且聽下章分解。

(未完)

TRADE MARK 'KEPLER' 商標

COD LIVER OIL WITH MALT EXTRACT

標 勒百解 商

油 肝 魚 精 麥

解百勒麥精魚肝油久

已名震寰宇凡身體虛

弱精神虧損肺癆咳嗽

等服之能加增膂力健

旺身體洵聖品也

本品必貼有華文仿單
各埠大藥房均有發售

BURROUGHS WELLCOME & Co.
LONDON & SHANGHAI

行 藥 大 威 寶

海 上 京 英



Sh-163

將此券送至本行並
附專處住址當奉寄
世良藥仿書一本小





人生的歸宿

錢唐邨

「人生是什麼？」

「何處是我的歸宿？」

述之近來時常有這種念頭，濛濛在他腦中。使他對於目前一切，都發生一種漠淡的情感。無論做什麼事，總是懶洋洋的，沒有絲毫興奮的精神。一天到晚，祇覺得無聊罷了。

這一天，述之辦事完了，從公司裏回來；在電車上，兩手靠着腮，只是呆着。他看了街上來往的行人，就生出下面的一段感想：

「他們忽忽忙忙的奔着，爲的是什麼？總不過是爲着名利二字吧！難道人生到底做名利的驅使者麼？這也未

免太不值得了！唉！他們還正在那裏做夢呢……但是我呢？我難道不是和他們一樣麼？我爲的是什麼呢？唉！明知故犯，這人生真是不可思議了……不過他們總有歸宿的地方——家庭——祇有我，簡直是無家可歸……現在所住的，那裏可以稱得是家呢，祇有家的形式和軀殼罷了！那裏有家的精神和愉快呢！……唉！」

他想到這裏，無聊和妬惡的心，更加熾盛了。心想：「還是到雪汀家裏去罷！」當時就跳下電車，慢慢的一步一步踱去。

到了雪汀家裏，就隨便坐下，一種簡慢而真摯的態度，可以曉得述之是時常來的。

「你公司裏的事已經辦完了嗎？」雪汀問着。

「正是！」述之有意無意的回答。

「家裏大約總還未去過？」

「你難道不曉得我嗎？」述之似乎憤憤地說，「還要來和我開頑笑！」

「這你也何必如此氣急呢！我早已替你設法過，都是你自己不要啊。你要曉得天下無論什麼事情，只要退一步來設想，心就平了……其實也難怪你的！」雪汀說時，很帶些誠懇、惋惜、嗟嘆的神氣。

述之只是低下頭不響，二人靜默了好久，祇讓那肯耐勞的鐘擺，却的搭的搭響着。

小汀回來了，——雪汀的兒子，在國民小校裏讀書，——衝破了這沉寂的空氣。一派天真而活潑的態度，使述之十分愛慕，在無聊的神情裏，能霎時興奮起來；不過同時聯想到自己，却又覺得不快了。

小汀坐在述之膝上，做成了騎馬的姿勢；述之執住他

的兩隻小手，不住的聳動着膝頭；口裏只是叫着「朗朗！面上現出欣悅的笑容，似乎快活極了。可是爲時很暫，不一刻小汀爬下，又低下頭不則聲了。雪汀問道：「你爲什麼又不高興了？」述之並不回答，目光却無意識的注視着壁間，忽然看見貼着一張秩序單，一時好奇的心，盤據在頭，同時口裏也突然叫道：

「你們又開過什麼會了？爲什麼不來叫我呢？」

「你難道沒有看見上面二個字嗎？」雪汀說時，含有驕傲而滑稽的音調。

述之再將那張秩序單仔細一看，果然上面還寫着「家庭同樂會」五字。他很懊悔自己出言的冒失，當時就立起身要走了。雪汀曉得他的脾氣，也不去留他。

在路上，他只是想着：

「爲什麼家庭同樂會，不許外人加入的呢？」

(完)

印 精 樓 芬 涵

說 小 人 宋

宋人所著
小類多
短記事
文字或
文證淺
亦詳實
顯足以
長見聞
養文思
來單行
本不購
取涵易
收藏此
小說均
舊槧舊
及精校
茲擇尤
勒精加
有異本
詳註於
文之於
輕更下
已出版
者現不

燈下閒談	歸田錄	涑水紀聞	春渚紀聞	河南聞見錄	邵氏聞見錄	老學庵筆記	梁谿漫志	齊東野語	玉照新志	稽神錄	蘇黃門龍川別志	仇池筆記	東坡志林	脚氣集	鹿野記	塵史
侯名	歐陽修	司馬光	何遜	邵伯溫	邵博	陸游	費衰	周密	王明清	徐鉉	蘇轍	蘇軾	蘇軾	車若水	王銍	王得臣
二角	二角	二角九分	二角五分	二角七分	二角九分	二角五分	五角	四角	四角	五角	四角	二角	五角	二角	三角	四角

石林避暑錄話	澠水燕談錄	珩璜新論	嬾真子錄	投轄錄	隨隱漫錄	東原錄	青箱雜記	鶴林玉露	雞肋編	捫蝨新話	夷堅志	夷堅志	夷堅志	雲麓漫鈔
葉夢得	王闢之	孔平仲	馬永福	王明清	陳世崇	魏鼎臣	吳處厚	羅大經	莊季裕	陳善	洪邁	洪邁	洪邁	趙彥衛
二角六分	五角	三角	二角	二角	二角	二角	二角	三角	五角	二角六分	二角	二角	二角	二角

行 發 館 書 印 務 商

訂閱商務印書館——民國十三年份

各雜誌的利益

▲**東方雜誌** 贈送東方文庫優待券
東方文庫全部百册定價十元在本年六月底前
訂閱本誌全年者贈甲種優待券購買文庫五折
收價訂閱半年者贈乙種優待券六折收價(全
年二十四册四元 半年二元)

▲**小說月報** 贈送文學書籍廉價券
在六月底前訂閱本報全年者贈甲種廉價券購
書六折收價訂閱半年者贈乙種廉價券七折收
價(全年十二册二元 半年一元○五分)文
學書籍特選六十種另印書目詳單承索即贈

▲**英文雜誌** 贈送冠詞之用法一册
在六月底前訂閱本誌全年除贈送冠詞之用法
一册外年底出版之「十週紀念號」亦不加價
(全年十二册二元)

▲**婦女雜誌** 贈送九色印畫片一張
本誌今年亦為十週紀念第一號為紀念專刊篇
幅加倍預定者概不加價並贈精美畫片(全年
十二册二元)

本館出版之雜誌此外尚有

- | | | | | | | |
|----------------|-----------------------|-----------------------|-------------------------|-------------------------|-------------------------|-------------------------|
| 英 | 小 | 兒 | 兒 | 少 | 學 | 教 |
| 語 | 說 | 童 | 童 | 年 | 生 | 育 |
| 週 | 世 | 畫 | 世 | 雜 | 雜 | 雜 |
| 刊 | 界 | 報 | 界 | 誌 | 誌 | 誌 |
| 等廿餘種本年份內容均益見精采 | 每週出一册每册五分
全年五十二册二元 | 每週出一册每册一角
全年五十二册四元 | 每週出一册每册八分
全年二十四册一元六角 | 每週出一册每册六分
全年五十二册二元五角 | 月出一册每册一元五角
全年十二册一元五角 | 月出一册每册一角五分
全年十二册一元五角 |



弗魯亞爾家庭記 (續)

原名 La Famille Fenouillard

江顯之譯

第八章 弗魯亞爾家庭駕臨西烏野人國

第一節 弗先生綽號「善鳴的野牛」

弗氏一家的運氣，可以說是壞到了極點。先生方脫於

難，小姐又瀕於危；像

這們的不走時，下半

世的生活，還不知道

怎樣過呢。閒話少敘，

言歸正傳。且說兩位

小姐驀然失蹤，弗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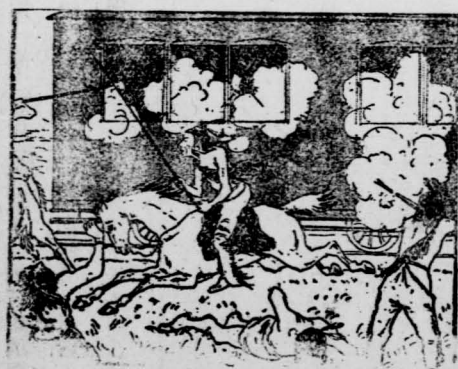
亞爾賢夫婦倆，大吃

一驚。三步併作二步，

跑到了車窗口，已經



來不及了，哎！父母之心，宛如流水，總是向下的：一對掌珠，不別而行，教他們怎的不傷心。正當他倆傾身向外，要想搭救兩朵家庭之花（這是弗先生稱他愛女的代名詞）時，



霹靂一聲，山谷震動，即見千軍萬馬，殺奔前來。誰知不是與兵作亂，乃是一羣紅種野人，叫

做西烏的，荷鎗騎馬，前來獵牛。這時，那部倒霉的火車，剛停在那裏，他們豈肯失掉這個好機會？於是放着一大羣野牛不獵，反想大大地搶掠一番。在他們殺人放火，原不算一回事；不過這些無辜的旅客，卻要冤枉受這趟橫災了。常常獵牛，真悶煞人；不想今天倒碰着這樁好買賣，得以更換胃口，多麼有趣啊！他們正這樣說着，一眼瞧見車窗上，陸陸續續像滾元寶似的，滾下四個人來。到口的饅頭，沒有不吞的道理。急忙像搶野牛似的把弗氏滿門四口，就搶了去了。火車上的人，見出了野人，也不敢下來搭救弗家，開足機器，飛一般的向前駛去。旅客們固然未曾波及，可是弗魯亞爾父子夫妻，從此不得安枕了。

非但全車的人，料不着會出這岔子，就是自號博學多能的弗魯亞爾先生又何曾夢想得到。兩個野人，騎在馬上，一人一只手，提起弗先生就跑。「這種新發明的運輸人口法，真虧野人想得出。人們總說野人笨，其實何嘗笨呢。速力固及不上火車，但確實不慢……」弗先生在千

鈞一髮之際，尚有餘暇，作這種感想，真個是視死如歸了。但轉輾之間，又殺豬也似的叫起來，緊鎖雙眉，很不自在。因為他的褲帶忽然斷了，下身不免要赤裸裸咧。



野人的目的地已到，就有人送條燦爛輝煌的褲子給他穿。然後纔領他到一幢茅房似的王宮裏去，覲見國王。他見了國王的

那副尊容，就嚇得發抖，大喊大叫個不止。野人王扳着紫銅色的臉，厲聲呵叱他道：「噲！善鳴的野牛」（就是說弗先生；這個綽號還是御賜的咧）。今天讓你休息一日，明

天可就要把你捆綁起來，用各種刑法，拷問你，這樣面黃



飢瘦，到底是男還是女。走罷，沒有別的話了。」

弗先生發咒

也聽不懂野人王的話，但看看臉上兇光顯露，曉得不是好兆頭。退出王宮，就有一個翻譯，操

着不純粹的法語，對他說：「你這個人，怎麼一點規矩都不曉得；見了國王，就狂喊起來。虧得國王寬洪大量，非但不降罪，且替你題了個名字『善鳴的野牛』；真是恩激異數了。」另外又把國王要用大刑，拷他的話，重說了一遍。弗先生在家鄉時，從來不信世界上有什麼西烏野人

的，今日之下，自然是深信不疑一個人關在一處，思前想

後，意懶心灰。怪來怪去，只怪自己，不該到這遍地荆棘的美洲來。前途幸福，當然全盤葬送；還恐怕馬上就要做異鄉之鬼。妻呀，女呀，到此時也顧不及了，只得聽之於天。繼而一想，未來之事，不必管罷。且說明天就要用大刑來拷問我，叫我這種孱弱的身體，如何承受得起。與其坐以待斃，寧可先自磨



練一番，或者明天能够減少些痛苦。一會兒，用木鉗把鼻子鉗住；一會兒，自己打自己；一會兒，用牙齒咬手指；一會兒，用火柴燒手心；竟無一

種受得住的。他把自己比作前輩受難的古人，如雷基呂士等；不是挖苦他的話，他實在有點兒比不上罷。

第二節 弗小姐又號「善歌的火雞」

暫且把弗先



生獨自在房裏，磨練明日受刑之事攔起，再說她們姊妹倆罷。她們被捉到野人國，除了傷心痛苦外，沒有別的事做。本來也是的，像這樣年

紀青青的姑娘，一旦丟了父母，和陌生的兇惡的野人在一起，實在沒有第二種法子，可以遣去心中的悲哀。那末，她們祇有哭泣的分兒了。一些小西烏人，站在旁邊，莫明

其妙。只覺得一種好聽的調子，隨着和風，一陣一陣地吹到耳鼓。他們從未哭過，自然不知道「哭」是什麼。因此姑且當這兩位女士在唱歌：所以稱她倆為「善歌的火雞」。



「熊來了！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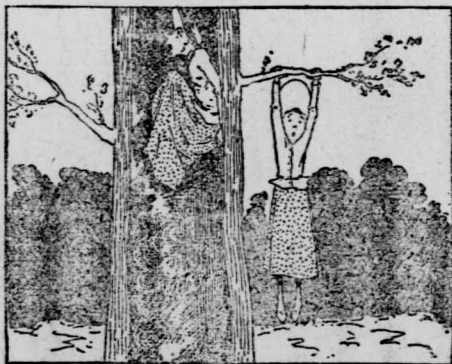
姊阿德米斯立刻收了淚容，向背後的古樹心裏一鑽。妹妹姑實公忒呢，也立刻住了哭聲，拿出在學堂裏所學的體操本領，施展起來，將身

一聳，爬上了樹幹。其實，她們都是多於擔心：因為這只熊完全是一片誠心，並非跑來喫她們的。牠聽見這路傳說，本國來了外國人，非常高興。穿着特別禮服，握着權杖，專

誠來拜訪這兩位外國女士。不料她們不肯賞臉，躲的躲，爬的爬，與牠一個不理不采；這纔是大丟臉了。

原來這只熊的來頭很大咧。西烏野人國的御醫，號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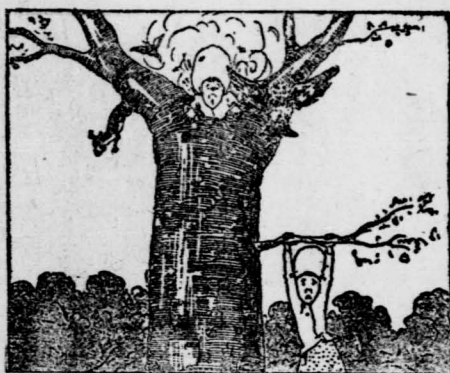
燃了點火，拋在樹裏。他們何以這樣優待弗氏姊妹呢？因爲他們看見她倆的歌兒——哭聲——唱得好聽；假使燒死了，下次就沒有得聽了。



熊博士的，便是牠。至是因羞成惱，因惱成怒；殺人的心，陡然而興。——「這兩個小東西，好不識擡舉！你們和我架起火來燒罷。」一般野人，那裏敢道半個不字；兢兢業業

這幅圖中的一棵古樹，所以要把牠截去一半，有幾種緣故。一，使我們能够曉得大小姐怎樣抵抗火煙。二，使我們得以了然煙子是望上升的，不是望下降的。三，使我們

可以明白一部分植物的構造；證明樹木的年代久了，當中就會空的。可憐的大小姐，悶在樹中，真是苦不堪言。二小姐吊在樹枝上，固然不能說是不苦，但比較大小姐，又



煙子薰得眼睛睜不開。立腳不住，祇得一窩蜂的飛往別的安樂的樹上去了。大小姐并未蒙上天賜以飛禽的雙翅，走獸的四腿，祇有在樹上受罪的分兒。講到二小姐，仍

覺得要舒服多

了——至少要

透氣些。

樹既是空心

的，白煙自然要

鼻鼻上升。歇在

樹枝樹極上的

鳥獸：什麼鳥鴉

咧，貓頭鷹咧，松

鼠咧，一個個被

舊懸蕩於長天大地之間。

砵砵兩聲鎗響，纔將二小姐悠悠的魂魄追回。雖然她芳心中受了這們一點虛驚，但從此得與大地相親，不再懸吊於空中了。



懸吊於空中了。

因為這野人不

忍把如花似玉

的美人兒，硬生

生地吊死在樹

枝上，所以照準

了枝兒，就是兩

槍。救了妹妹；勢

不能再救姊

姊。難得他大發

慈悲，不辭勞苦，親自上樹，把姊姊抱下來。弗氏姊妹碰着

這位野人的，確是造化不淺咧。——「福密思退萬歲！」

二小姐嚇昏了說。——「巴斯公萬歲！」大小姐糊裏糊

遠響應着。

第三節 姊妹倆的表情舞蹈

野人王果然是言而有信，曉雞三唱，弗魯亞爾先生早



已被人拖出囚室，到拷問的木架上了。

「哎！苦呀！他說，這真不是人受的罪啊！假使這個野人生在法國，他倒是做臘腸的好手咧。」因為野人繫結他的本領確實高強。繼而他又愁眉苦臉地說道：「可惜

我昨天未曾想到這種上木架的刑法，否則先自磨練一番，也不至於這們痛苦了。」

篷帳的這一邊，悽愴的空氣充滿了弗先生的四圍；

篷帳的那一邊，這時候，正在開舞蹈大會，不問可知是喜氣洋洋的了。同一個地方，同一個時候，而喜怒哀樂不同如此，這也是造物弄人罷。到底是回什麼事，在下不能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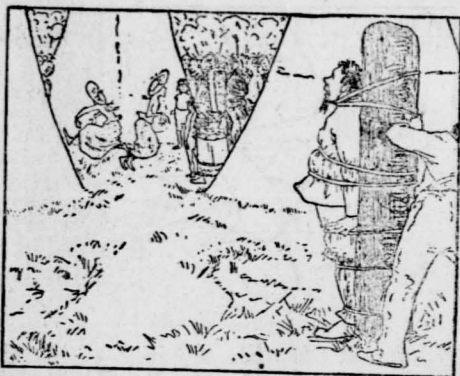


表白一番。「善歌的火雞」極其伶俐，所以一般野人都非常愛憐她們。西烏人平常總聽見人們說，文明國女子的舞蹈，是十分雅觀的。這回，天假以緣，居

然撈來兩位嬌滴滴的文明女子，自然要懇求她們舞蹈一回。她們何嘗學過什麼舞蹈，好在都是外行，落得做回順口的人情。所以姊妹倆竟假充內行，舞一回自成一

家，無師傅授的表情舞蹈。

弗魯亞爾先生被綁在木架上，宛如待死的囚犯。心想一對嬌兒不見，就是死了也難瞑目。剛剛想到這裏，驀然



聽見他那一對念念不忘的寶貝女兒，和一般野人們廝在一起跳舞。這一來，可把他氣苦了，咬牙切齒地說道：『我還一心一意的想念她們呢，她們何會

以我爲念這我可以安安心心地待斃了！

弗氏四口，已表明了三個，還有一位弗夫人現在可不能不交待一番。她老人家倒並未喫苦，所以很覺泰然；雖

然失掉自由，但一個大也用不着花，這種機會卻也很難得咧。這時候，她正斜靠在一根木頭上，席地而坐，意態瀟灑，既不以丈夫女兒爲念，當然心中無掛無礙。一個少年



野人屹坐在一旁，手持旱菸管，虎視眈眈地對她望着。她不覺討厭起來，也不管他懂不懂，厲聲叱道：『先生，當着婦女的面，是不能吸煙的，怎麼，連這一點

規矩都不知道！——『什麼呀！善噓的蜥蜴？』這野人答應着。

弗夫人看見那野人的一副神氣，不覺打了個寒噤。承

野人的情，免得她有向隅之憾，替她題了個綽號；可惜語



言不通，弗夫人未免辜負了他的一番盛意呢。她很看不起他，就是彼此能了解各人的話，她也不屑與他交談的；那一位呢，見了她那冷若冰霜的臉兒，也

無心再和她講那講不通的話。彼此默然了一會，甚是無趣，野人就牽着弗夫人去看拷問「善鳴的野牛」了。

一根粗的木柱上，捆住了我們書中的主人翁弗先生。不能動彈，還是小事咧，簡直連大氣兒也吐不出；像這們活受罪，倒不如死了的舒服。弗先生正這樣想着的時候，

遠遠地瞧見他夫人被一個野人牽過來了。心中不覺一



寬，尋思道：「這纔是活報應咧，她平常總是拿我當做髮毛犬兒牽的；不想今天居然有人來替我出氣。塞翁失馬，安知非福，真是一些兒不錯。」

第四節 拷問的粗柱上

弗先生的災星還未退，這一次可真喫了苦了。一般西烏人破題兒第一遭，看了阿德米斯與姑實公式二美女的表情舞蹈，心中說不出的愉快。一個個手舞足蹈，恨不得立刻就學會。與匆匆地奔到死囚面前，把方纔所瞧的，

演將出來。一時拳足交加，把個弗魯先生打得半死。在他們以為是舞蹈，而無辜的弗魯先生，卻大受其罪咧。打可挨了，還不明白這是怎麼一回事。說他是拷打吧，大家又都是



果然，那般野人胡鬧了一會，都抽腿走了。不料隔不了多久，又來了一羣。可憐的弗魯亞爾，到此時，死心蹋地的祇有等死。偏偏那些豺狼心蛇蝎性的野人們，不要他立刻

笑嘻嘻的說他是安慰吧，一拳一足，其重非凡。總算他聰明，居然想及這是出於二女的所賜！被他們惡打了一頓，總該快放我了吧，弗魯生這們癡想着。

就死。拿出些鉗呀針呀的東西來把他看。還一面告訴他，這是鉗鼻子的，這是挖牙齒的，這是刺心肝的，這是鉆眼



珠的……說起弗魯先生來，早已失去了魂魄，所以隨便那野人怎樣恐嚇，毫不知懼，可憐他已經是麻木不仁，離死差不多了。可是那野人還在那裏津津樂道，絲毫不知倦意。只聽得搗的一下，一柄磨得

晶亮的板斧，早飛到木柱尖上了；雖弗先生的頭顱不過只隔了這末兩三寸。這一陣寒風，方纔把他那悠悠魂魄，追了回來。倒也不覺得害怕，心想：昔年在聖赫米城會看過這樣的玩意兒，那時很替那人耽心，萬一這柄斧頭砍在腦袋上，豈不要腦漿迸流嗎？不想今日身歷其境，倒不覺得怎樣。那些野人見嚇不倒弗魯亞爾，不免着起慌來，



心想世界上那裏有這們倔強的漢子，連死都不怕。索興一不做二不休，再用別的法子罷。拿了一根鐵箭，刺在弗先生的額上，並且在他腳下架起火來

燒。弗先生真硬呀，你瞧，他閉着兩眼，連頭皮皺都不皺。那一種視死如歸的態度，殊令人起敬啊。

正在這千鈞一髮，危乎殆哉的當口，隔壁深林之中，轟地火光燭天；大隊人馬，浩浩蕩蕩殺奔前來。接連就聽見砰砰的槍聲，弗先生旁邊的兩個劊子手，早就應聲而倒。先弗先生而去陰朝了。霎時間，馬上健兒如風而至，左手持鎗，右手握刀；只殺得一般該殺的野人，四下亂竄。但是那裏逃得了呢？還不是一個一個宰了腦袋完結嗎？老實說，這般野人，也不是這樣容易對付的，不過他們太快活了，事前簡直毫無準備；所以被這些健兒殺個措手不及。說起來，這也是天網恢恢，疎而不漏哇。兩位小姐的眼睛，到底尖得厲害，已經看明白這些救兵的制服來了。姊妹倆毫不遲疑地放開嗓子歡呼道：「巴斯公萬歲！福密思退萬歲！」……弗魯亞爾先生到了這個時候，方纔將恨美國人的心消滅個乾淨。而且極力承認美國軍隊委實富有勇敢心咧。

(待續)



點老美孚牌蠟燭

本行最上蠟燭融
度甚高冬夏皆宜
燃點長久光極明
亮每包六枝分九
兩十二兩二種均
白色

美孚行



冠生園著名果汁牛肉

本園發明果汁牛肉質料精良製法得宜適
口鮮美絕倫無論中西人士都合胃口旅行
路菜下酒充飢最爲合宜每罐洋三角五分
批發格外克己

總發行所 上海九畝地 漢口後城馬路
天津馬家口 各埠商店均有代理

冠生園有限公司啓



編者與讀者

本卷一期的「懸賞」，有幾位竟同做問答似的，將答案

寄來。那末，想是沒有注意下面「說明」的緣故。又有問：

「是限本期的作者麼？」那當然不是的。因一期的人名範圍，

何等的狹呢！況且「說明」上已指明本社，並非本期。還望所問的諸君，

再看看那「說明」，就可知道了。

銀幕上的藝術，因其中的插圖交去製版，還未竣事；以致不能應用。

我們祇好暫停一二期，如趕製好了，自當照前刊登。

通訊欄



王恩浩君：作者相片，已於本卷一期開始登出，聊符雅望。

張準訓君：「懸賞」係用投稿人之姓名作答，請看說明即

知。

祝省三君：「白樂姐故事」一篇，遍查各期目錄，並未重登；

不知先生究在何期看過？請即示之，以便再查。

錢味辛君：承賜風景片，已在製版，祈勿念。

建梁君：尊稿已收到，請詳示通訊地址。

崔之梁君：附刊製彩色封面，尚須斟酌，暫難確復。

交換



小說世界出至第五卷後，封面和內容較前更有精彩

了。我想凡是讀過牠的人們，都要表同情的。但我還有幾

個小小的意見，希望改良，如蒙實行，那更便當得多了。

(一) 每期附贈的小本民衆文學，請照四卷以前各期

的例，每期於目錄裏面須註明某種文學——童話小說

或劇本。如能將這種小冊子的題目和第幾冊註明更好。

(二) 每期附錄的銀幕上的藝術很覺出色。如能把牠另編爲小冊子，——像民衆文學一般，——一同附贈更好；如覺手續過繁，亦請於目錄裏頭註明本期有附刊否？

(三) 封面畫和正文前的圖片，牠的題稱，亦請註明於目錄裏頭，——一如兒童世界之例。

陳玄父寄自廣東東莞

讀者諸君請了。在下有一個很不易解決的問題。要請諸位指教！

在下的婚姻，是從小被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訂定了。那時的我，還是一個無知識的小孩；所以在他們提議的時候，也不表示贊成和否認。但是我對於所訂定的她；從訂定到現在從沒有見過一面！並且也沒有明白她的性情學識以及種種究竟是怎樣的。因此我的腦筋裏她的印象，絲毫沒有！自從前年我相識了一位女士——由朋友介紹——和友伊交友一年多些，覺得伊的性情學識：……都和我一般。所以我倆的情愛，一天高一天了。在上

年假期內，已經和伊訂了口頭的婚約了。但是我的家庭非常頑固——守舊就是她——三角式會議訂定的——的家庭也是這樣！並且對於自由戀愛的婚姻，他們完全反對的！所以我幾次的和家長討論——要求——解除前約——總是被他怒斥——否認！要我承認前約。然而我雖則被他這樣怒斥——否認！但是我一定要達到目的！情願受苦痛！不願負我心愛上的伊！不過我現在實情沒有方法想了！只得來懇求諸位親愛的讀者和我想個法子，使我倆得着美滿的結果！那是我倆感恩不盡也是讀者的成全之德呢！

Poe V. Chu

刊

誤



六卷一期「家庭記」，八頁下圖排倒。

六卷二期「考拉喬」，著色和章法，誤「張法」。

六卷二期「女與媳」，錢氏忙釋了手，誤「丁氏」。

嬰孩自己藥片如何有益於初生嬰兒以及其將來

嬰孩自己藥片較之犀黃與黃連尤為美善因易服且性極和平取價甚廉也此藥片正是嬰孩初生之時清涼妙劑也若小兒漸漸長大此藥片正是彼等之良藥功能退寒熱助消化止肚痛凡驚風痰厥傷風等症均可服用專治 大便閉結 腹瀉出牙痛 苦能平腦 筋立即使 小兒得天 然康樂之 安睡 黑龍江拜 泉縣郵局 李利言先 生來信云 鄙人之女 孩將近兩



月患肚瀉腹痛時作終日之哭及服用嬰孩自己藥片立見功效所有之病今已冰消雪化矣如尊處無從購買嬰孩自己藥片祈即寄郵票大洋六角至上海江西路六十號韋廉士醫生藥局原班郵奉一瓶可也每六瓶三元郵力均在內

身體強壯面容豐潤全在乎腸胃及肝經有序與否耶是以不分男女腸胃及肝經必需運行有序為至要紅色清導丸正合是用因其功力和平有微利平肝之妙用故也此丸專治大便閉結 肝火上升 疾病頭痛 胆汁不調等症能令皮膚光澤可療痔症痛苦且免痢疾腹瀉之患

足資記憶



十一年受直隸樂亭縣縣立高小聘請因水土不服年來為患益劇不勝其苦常見報端所刊韋廉士紅色清導丸有清火潤腸之功即購一瓶試服頗見功效感激之餘難以為報用草數行以表謝忱紅色清導丸凡經售西藥者均有出售或直寄郵票大洋六角至上海江西路六十號韋廉士醫生藥局原班郵奉一瓶可也每六瓶大洋三元郵力均在內也

疾病於民 國四年求 學京師北 地境爽身 體漸強茲 於任事以 來時患大 便閉結肝 火上升等 症於民國

空前未有的出版物!

應用最廣的參考書!

第一回

中國年鑑

洋裝一厚冊 二千一百餘頁 布面金字 定價四元

特價二元八角 五月底截止

郵費國內二角

凡爲國民於一國之事務不能無所知，但國家之政務浩繁，決非人民於短時間所可熟習。本館有鑒於此，乃有中國年鑑之編。分門別類，廣事搜羅，都三百萬言，統計一門逾全書三分之二。手此一編，則於國家事務，瞭如指掌，洵出版界空前鉅作也。

◁本書總目▷

土地	憲法	人口	國會	官制	司法
海軍	財政	外交	陸軍	鹽務	貨幣
銀行	鐵路	電政	郵政	航務	航空
治水及築港	農業	林業	漁牧	礦業	
工業	商會	公司	外國貿易	度量衡	
教育	宗教	二十年來中國大事記			
	(附錄)	世界之部			

[編校人]

阮湘	李希賢
吳秉鈞	何崧齡
余祥森	范壽康
唐敬呆	徐壽齡
陳掖神	章于天

商務印書館發行

疥瘡

專治一切皮膚病瘡瘍疥癬癩癧

兜安氏馳名藥膏

非疹而於痔瘡更見奏效奇速也

各埠藥房均有出售每瓶洋七角每打洋七元

上海江西路七十一號兜安氏西藥公司啟



疥最纏綿
奇癢難忍
欲除此苦
須搽此膏
皮膚必能
完好如初



請聲明由小說世界介紹

Please mention the STORY WORLD.